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九

書八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七

榦比奉使帖且準省劄具知制使大學尚書不
棄帷蓋之舊意欲羅而致之幕府嘗謂制府辟
屬雖未必有畫諾之益而所辟得失實係一世
之觀瞻人心服則凡所施為自無有不應之效
況今邊陲多事全在措置兵弱而欲其強食少
而欲其足人情之向背地形之險易敵勢之強



弱非得有識慮之人旁搜博采驅馳計畫則環
二千餘里之地豈能坐於堂上而洞見其曲折
哉如張魏公之所辟客今已不敢多望近代如
薛宣撫者尚能得林叔虎曹簡夫為之屬二公
者亦皆今代之竒士所病者薛公知人而不善
任使是以卒不免於狼狽今制使尚書乃欲以
衰繆不才舉世所擯棄之人如榦者而充是選
恐不足以厭伏人心而反為累也所幸朝廷且
為遷延之計蓋亦知其不足以當是選也然感
激知己之恩則銘鏤肌骨不敢忘也此亦不敢

祇受已抗章力辭亦微寓丐歸之意今土城已
畢城之五門亦已包砌屹然為淮右之最一郡
之人可以安枕而卧城磚已擇僧之善榦者二
十人委之分頭燒辦仍許以寺有關住持者必
給補之亦無不樂從只俟春初凍解且燒且砌
亦三五月可畢俟來春再上丐祠之請果從所
乞當白衣從幕府賓客之後可效涓埃之報也
邊事雖少息然得泐邊書皆有春夏之間韃靼
既去則彼必專意於我彼既能抗強盛之韃靼
豈不能奮其餘力以侵吾之疆場耶是亦不容

不早為之慮也

八

幹迂踈狷狹生長桑梓於尚書未嘗有一日之雅從官江西伏謁之初便蒙顧遇異於傳匹自是以來薦拔覆護蓋生平知己未有若是之特達深厚者也幹無所能似少從四方之師友游涉歷世故今年幾七十矣竊亦以為今代人物可以為國柱石扶持宗社非尚書其誰與歸今者當閫外之寄以法從之尊下與韋布之士相與為僚友如幹不肖亦預采取之列而真翰寵貽謙抑慰藉皆非敢望於今之世者天下之士孰不聞風慕義爭出死力以效驅馳於鞭策之下哉惟是幹之才識卑下齒髮復衰頹既不足以備使令而南北大勢又復有深可慮者言戰固未可輕言和尤為大繆紹興言和但不能取中原耳今日言和且併江南而棄之也戰既不和又不可以彼之憤激當吾之偷惰是豈非深可慮乎此非上下一意警策奮厲皆以國事為念蒐兵聚糧使長淮屹然有可恃之勢未見其可也縱曰未能亦且以兩淮付之尚書使得

伸縮自由而無所牽制事猶有可為者今又動
掣其肘則雖使伊周管樂復生今之世亦無所
用其力榦也素於廟堂未嘗曳其裾而諸公貴
人又多有惡其不附已者頭方命薄動招讒謗
以義處之理當不仕俛首州縣直為貧耳今使
之居元僚之任以參圖外之謀是昭昭然為的
於天下人莫不彎弓而思射之正恐不能為尚
書之益而反以為累也更望尚書熟慮而改圖
之不勝幸甚本府城壁既就五門亦已包砌上
施敵樓下設重門屹然可觀兩淮之人過者驚
歎皆尚書之賜也但包砌城身其功倍於土城
勢須來秋方得了畢蓋冬寒春雨皆非造磚砌
城之時也

九

榦不自揆度妄談當世之務以瀆台聽者屢矣
區區不能殫布之懷鬱結於中不容但已輒敢
冒昧極言之今日之事其瑣細者不足言而人
皆能言之其關於大體者有四其一曰大本不
可以不立其二曰大義不可以不明其三曰已
私不可以不克其四曰人才不可以不收此四

說者雖使伊周復生為今日計無以易此管樂
以下亦未有不假此而能自立者然其不敢以
望伊周者亦以於此有所未盡耳何謂大本不
可以不立古之聖人垂拱於廟堂之上能使夷
狄重九譯而來曰吾聞中國有至仁者大本立
也諸葛孔明之出師也雖曰甲兵已足而必拳
拳於進君子退小人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黜陟
藏否不宜異同之數語亦可謂知本者矣今
怨其於大本可謂無憾矣丞相誅韓
之後所以潛消禍變者其於大本不為無助惟

其懲意外之變遂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
罪於天下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
相丞相不堪其咎遂斷然屏逐而去之而左右
親信者其用愈專矣乎居無事紀綱紊亂亦不
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然至於軍政不修欺罔
百出邊備廢弛皆此曹實為之若今大敵在竟
更不改圖則大事去矣丞相所以寵任此輩者
特以為自固之計大事既去則雖欲自固可乎
人之情言之於安平無事之日則輕於鴻毛諫
之於禍變將至之日則重於千金今日之急莫

大於此須得一二有識見有智謀能議論識深
淺之人數數遣赴廟堂稟議使之委曲曉譬以
開其惑此亦數以手書密布忠悃苟一言悟意
則大本立而天下定矣何謂大義不可以不明
建炎紹興之間天下忠臣義士莫不慷慨憤激
捐軀赴死以與虜為敵者 二聖之辱 八陵
之痛中原之殘破皆在目前而君臣之大義下
至走卒亦能知之自秦氏唱為和議而此意日
銷月亡以至於今皆不知有所謂君父之讎也
不惟百姓忘之而士大夫亦忘之矣今觀詔旨

之下與諸處宣諭之文不過但言我不曾與汝
為敵汝却無故來侵我又不過言汝從我則安
不從我則危皆不出於彼此利害之言亦何足
以感天下豪傑忠義之心哉臣子之於君父當
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主憂則臣辱
主辱則臣死此天之經地之義人之大倫不可
易之理也 祖宗德澤涵濡生養二三百年凡
吾所以衣食生養於天地間者毫髮皆君父之
賜也至於蕞爾夷虜俘我 二帝殘我 陵寢
蕩夷我中原又使我竭江南之金幣以事之天

地以來所謂君父之辱孰甚於此今既為外夷
所逐乃欲窺伺我淮甸又欲驅虜我百姓以廣
其人民侵攘我兩淮以廣其上地至於言辭指
斥無所顧忌此豈臣子所忍聞哉誠能日夜以
此宣於上告於下使此意洞達則雖三尺童子
亦莫不爭欲操戈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矣大本
不立則在內者無以服人之心大義不明則在
我者亦無以感人之心幽陰迫窄雖吾國之人
亦且不服又何以使外夷之我畏哉何謂已私
之不可以不克天下之事非可以聲言笑貌為

也惟其意之誠而後無感不通矣今尚書之身
非尚書之身宗社之身天下生靈之身也夫既
非吾之身則凡吾身內之事皆不可一毫芥蒂
乎其心官則法從矣宮室則可居矣田園則可
食矣子弟則皆仕矣吾復何憂哉所憂者宗社
生靈耳榮辱得失皆不可以動吾之心苟有一
毫涉乎已之私則必痛克而去之至於寢食居
處常有與士卒同甘苦之意進退黜陟必求合
乎理而毋徇乎吾之私情誠能如此則吾之氣
已伸於萬物之上至大至剛而不可屈撓其明

白洞達不惟吾之官屬服之而朝廷之上亦服之
之不惟江淮之軍民服之而中原之虜亦服之
矣何謂人才之不可以不收古人所謂觀近臣
以其所主韓公亦以為觀其賓客可以信其主
人天下之人觀尚書亦欲於其賓客觀之今皆
未見其卓然可稱於世者不過循循謹嘿而已
至於一二經從於此亦自謂兩路而僅得一人
自謂以下寮而亦與賓幙者又皆諂諛而無情
實狡儉而用小數耳此何足以服人哉古之用
人固非一端雞鳴狗盜莫不賓禮然則一二巨

人致之左右則此輩亦皆足以備使令今大率
不甚相遠則豈不見輕於世哉縱曰辟客皆出
於朝廷則擇世之卓然為人之所推者畀辭厚
禮招置東閣雖千百人皆不厭也人才多則議
論多議論多則為益多矣諸葛孔明出師後表
歷言其生平所得人物而今皆不在深歎日月
之逾邁而事功之不立可謂知所先務矣近日
吳畏齋猶能以此得天下之譽孰謂尚書而不
能哉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耶已私克於內
人才收於外何事之不集何功之不立哉所謂

兵不強國不富非所慮也苟為不然雖吾國亦不可保況敢望以取中原哉中原雖可取亦何以使外患之不作哉人之所望於尚書者其下者則求薦進其上者亦不過望尚書隨世以就功名皆不知本末源流不知義理古今者也榦之所望於尚書則欲其為伊周為諸葛孔明欲復文武之竟土使吾宋之國祚永永無極也望尚書無以為若生之迂論則幸甚此四言者藏之胷中已久不敢輕發也

十

榦一介妄庸世所擯棄獨荷尚書之知遇眷愛至深至厚故亦忘其愚不肖常欲納忠於左右庶幾尚書之德業光明碩大度越一世乃所以為知己之報也故自去歲以來所以獻其區區之愚忠者屢矣今者維揚之行事無鉅細無不極言尚書亦聽納不疑顧其至大至切者則未有所施行焉此榦所以日夜惕然不_能安也殘虜犯邊亦既一年彼其君臣上下日夜相與經營必欲得吾兩淮而後已雖以歲幣為名而實不在乎歲幣也去歲五月休兵之後使吾蚤夜

經畫以固吾圉亦何至今春三月之中三邊衝
突連亘數百里自去自來如入無人之境俘掠
生齒屠戮官軍焚燒室廬如此之酷哉事之已
往固不必追咎然亦豈可不深監耶今浮光虜
退已兩月安豐虜退已一月盱眙虜退亦將兩
旬矣不知吾所以措置者何事施行者何策但
見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日復一日恬不知懼
但恐其禍又不止於今春矣向者輕信庸人之
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刃
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萬

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聞之者莫不惻
然痛心比尚書巡歷見之最切者也安豐浮光
之事大率類此尚書亦豈不聞之乎竊意千乘
言旋必須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
吾之罪也有能箴吾之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
與四方之賢士討論條畫審思而力行之必將
臥不能安枕食不能下咽也今歸已五日矣但
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
總領運使請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用妓樂宴僚
屬而已邦人聞之諸軍聞之豈不痛憤請之人

與吾所請之人雖相對而飲退而未有不竊笑者也惻隱是非人誰無之顧患不能充此心耳苟充此心則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絲管之咽啾豈不思考稚之哀號視棟宇之紅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調飢以尚書之聰明豈不念此亦如謝安之雅量鎮浮方秦人大舉入寇乃圍碁賭別墅即符堅以八十萬之師入寇謝元以數千禦之大敗其師如此則敵國雖強若無足慮者可以從容間暇以應之矣然嘗觀符堅至壽春

登城以望晉師見其行陣整肅心為之驚愕晉師雖寡而元能用之非僥倖而取勝者也今日果能使行陣整肅耶苟惟不能欲處以間暇亦何異小兒輩排棗栗以為牲牢列瓦礫以為俎豆匍匐俯仰而曰周公之禮樂盡在是耶榦非以為不合行樂也但以為徒行樂而不思邊防耳苟思邊防亦何暇行樂耶祖宗二三百年之天下兩淮數百萬之生靈尚書以法從之尊當四路之寄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

不朝夕憂懼耶而乃如是之迂緩暇樂耶今浮
光之報已至矣虜人欲以十六縣之衆以四月
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
八萬人以二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
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
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
蘄黃決不保蘄黃不保則江南甚危矣尚書聞
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火然矣猶
謂之安此榦之所以深憂永歎不得已而發於
言也虜之屬意浮光將以窺五關也窺五關所

以瞰長江也今淮東委之應守以山東忠義守
之矣濠與安豐未有警報設使有警濠去此為
近亦可以調兵策應安豐亦有六安義甲足以
捍之決不至使之深至江南惟浮光最急今且
專意為浮光謀調武定五六千人分屯固始光
山以捍其深入調蘄黃民兵以守五關仍關湖
北借總効以同捍禦則庶乎可以無憂此則望
尚書速圖之也或云朝廷靳惜財賦難以調兵
殊不知苟失長江則雖有財賦將焉用之况蘄
黃自有椿積米且得從權支借異日事定漸為

幹衰病之迹已兩上祠請未報筋力支離不敢造屏著夜來方丕父下訪繼而幕府諸丈亦來皆云尚書不以其不肖欲委以西方之事此固願驅馳以報知己况在屬郡守土之官亦復何辭退而自顧識見淺短既非其才老病衰頹又無其力既不足以勝其任幕府英俊如林又皆久於其職自足以笑談折衝乃使遠外衰病之人當此重寄徒取訕笑徒取忌嫉竟亦何益尚書委任下吏雖欲使之任責亦思所以保全其

身此非所以保全之也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則異日成敗皆決擇者之任今則不然泗上之役王穎叔嘗與謀矣王穎叔之意猶言燕可伐也所以伐之者尚書與幕府之責也今不幸而敗一則曰此王遂也二則曰此王遂也如此則誰復為我謀哉維揚之行出於朝廷之意尚書奉行之幹來自遠外特因訪問之間而微贊其決耳紛紛之命未行也則曰必召禍幸而無事且歸也則又曰徒

虛費佛然不平以為異已較之穎叔差輕耳是
尚可預幕府之末議而當一面之重寄哉今以
西方之事責之一列郡之守尚書曰可幕府亦
曰可幸而虜不深入則將曰虜自不來耳不幸
而微有衝突則吹毛而索其疵則曰榦之罪也
榦又何苦試身於不測之禍哉此榦之所以雖
感尚書知己之厚願竭愚忠而有所不敢也今
日之事可謂至危虜人能以弱而為強吾國反
以強而為弱此士大夫之罪也虜騎既退竊意
制府上下惕厲悔前之失思今之得若不可以

一朝居者今則不然尚書則曰吾有二萬武定
不足畏也幕府則曰比柴守斲虜騎將至皆虛
中也古之用師至六十萬八十萬而不以為多
今以二萬人而足恃古之用師常懷勿恃其不
來之戒今則曰虜決不來此何言耶古之所謂
足以喪邦者是也至於至小之事亦復如此且
如武定人無器甲此特一事耳然行道之人皆
言其然也尚書曰吾已與之矣幕府亦曰吾已
與之矣又以為吾有八百人工匠日夜製造何
以謂之無器甲哉吾所謂無非全無也制府之

所謂與亦誠與之矣特恐與其一而遺其二耳不然何以行道之人皆曰無器甲耶以制府之森嚴言之得以自達者百不一二也幸而有聞亦當考核其故曰武定之額若干人吾之所給器甲者若干副人人與之矣猶恐出戰之際箭鏃已發者不可復收器械已純弊者無力以修整也况又未必有耶古之用人皆當有以知其勞苦知其困乏使吾恩意浹洽乎其心然後有以得其死力今則不然吾但欲得汝以為吾用吾可以免其責汝之勞苦困乏吾不知也汝異

日之受禍吾_不恤也近有金陵士子以書見投有及丘宣撫之事者云丘一日欲招敢死之士幕府請問事例丘判云錢一百貫銀六兩幕府以為太多丘判一死字其意以為欲其致死豈不直錢一百貫銀六兩耶只此一字誰不願為之死耶至今聞之亦使人感泣也今制府用人能若是耶使榦而任西方之寄則上下皆曰吾有人以任其責矣有請則不報有求則不獲亦何以異於言武定之無器甲者耶夫不能用人則欲得其力此乃今日之大病而又不能聽人之

言而用其長嘗觀近日出而圖回國事其能自有所為者莫若辛幼安不能自為而資人以有為者莫若吳德夫辛幼安之才世不常有如吳德夫者常人可學而能也吳之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者不絕于賓謁每旦出見客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負之以歸吳公輒以夸於人曰今日復得一牛褪矣言所得之多也即送之書院書院之士友參考之幕府之議論士友亦得與聞飯後凡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上下其議論

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間舉酒一二觴夜坐漏下數刻而後退吳公又數以言語尉藉之察其有無而調恤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今尚書接人則既踈矣聞人之言未嘗商確必行也幕府長入酉出其與人接尤少則亦何以周知天下之利害云今莫若先出文榜具言殘虜侵擾淮甸引咎歸已卑辭下意以求裨益委文官忠厚禮下者一人置司於轅門之外應有投獻者不拘早晚悉令接見受納文字問其居止然後委幕府詮其言之有益者遣人請之相見

而慰藉之反覆而究問之其無可采者亦第其
高下饋其薄禮則天下之利害莫不周知矣尚
書亦以為然至今未有所聞想亦以為虜騎已
退不欲自暴其失不欲謂已不能而求於人也
夫自謂已能而不資諸人雖堯舜孔孟不敢如
此既不能自有所為又不資人以有為則終於
無所為而已以無所為為心亦無怪其以武定
二萬人為足恃以柴守所申為妄以武定無甲
為非也縱使武定真可恃虜人真不來兩淮真
已寧靜亦且可以偷安於旦暮今棗陽被圍百
日城之不陷者如髮棗陽陷則長驅而來破應
山掃黃陂蘄黃兩城不攻而下則兩淮豈得為
寧靜耶兩淮京襄之勢如人一身關節相通一
處被害則百節皆痛非若六國之勢韓之禍不
及乎魏趙之害不與乎燕也然六國尚且合從
以禦秦况棗陽尚被兵而可謂兩淮已寧靜耶
此榦之所以日夜憂慮如坐針氈之上而不敢
寧也尚書盍亦思之乎人事久乖天變屢見宗
社之危甚於累卵又豈得上下安坐欲以一方
之事付之老繆之人而遂以為無慮耶如前所

陳言語雖繁其大要有三思慮淺則不能周知利害而動失事機接物簡則下情不通而聞見少與人寡合則人心睽而無以得其死力尚書誠以是三者反覆思之知宗社之為重而不知吾身之為責知智謀之可取而不知一己之有所長則庶乎其得矣幹老矣不知外物之可慕兩作邑而為倅兩貳郡而為守又兩試郡矣狠愎自用僅足以充筦庫之任天下公議未嘗以為能也素行之不孚自應至是尚書辟以為元僚朝廷且使之任郡事則不可以復在左右矣

今又言語狂悖不知深淺如此非尚書亮之而誰耶今欲使之任西方之事豈不為馮婦所笑耶

別幅

幹竊謂兩淮之事亦不難處欲乞尚書急呼安豐軍路分韓全正陽水軍統制王文中武定將官徐抃李明及安豐寄居吳主簿名時升安豐直學張籌命州郡津遣速來與之商議幹與數人者皆有舊且相信必能得淮西所以守禦之實如六安洪縣尉者檄之以來亦可與商量山

中義甲正不待榦之親行也陳桐城一出已半
月想更四五日即回縣併檄之使來稟議仍以
淮西之事安之可也適有來相訪者因問以浮
光之事其人云安豐至浮光各有人守把虜騎
若入亦可一戰以決勝負惟浮光之西如中度
最緊要皆棄之不顧王馬二將但閉城自守耳
沿淮守把固未必濟事然折柳樊圃亦足以使
狂夫之驚顧今乃指百里之地無一夫之守是
開門而望其不來也此等事不因人之議論亦
不及知乞以台意詰問光守使之措置為佳棗
陽危急則黃州以西不係六關亦合措置更合
密行下黃州令其條具乃佳然此非重兵截其
衝突不可也

書八

二十一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八

書九

復吳勝之湖北運判柔勝

翰伏拜台翰之賜捧讀不勝感悚但回執事有
 間不敢教以吏牘干犯威嚴特於台候起處之
 詳及施汙條教無非為國為民寔政不勝敬嘆伏
 辱台翰曹運翰所傳聞其事或亦誠有之但不
 專為使臺攔客舟而行是事推魯無能之人自
 其少年已絕科舉矢志學道僻處寡諧賦性狷
 狹與物多忤每竊自念撲拙出旋斯世動輒齟

齧孰若窮耕田野與去相隔絕為樂乎偶得一
官浮湛寸祿聊以自活兼得養老回顧初心終
日凜然如負芒刺直以君相之恩不敢不為此
味但俟半考即上祠祿之請而此語自都運寺丞
艤舟弊郡亦嘗及之矣至五月半即半考數日
來逐委一二官同先期相逐新所用之金令項
椿置辦從物庶幾解印而去見管之錢皆是寔
教耳此或者所以傳其有浩然之興也然榦也
官先師之官京字宋本係衰字學先師平日去就之義
此而不知退是受其官而忘其

之第一行於我安乎我安係字此浩然之意亦誠非妄傳亦非

第二行二欄字係係欄字

一事使臺施行委父商
不之鄂渚而之漢陽漢

陽小郡下情易通客旅之詞訴易達官吏有所
抑勒牙僧有所邀阻可以徑達于太守之庭鄂
州太府則反是治其源流斯知矣今散遣官吏
勒客舟之米不得之灤陽而之鄂州如此則漢
陽之百姓不隸於湖北而為化外之民矣在鄂
州行之則可在使臺行之恐非公視一路之意
在他人行之則可在都運寺丞行之則恐未免

齧孰若窮耕田野與去相隔絕為樂乎偶得一
官浮湛寸祿聊以自活兼得養老回顧初心終
日凜然如負芒刺直以君相之恩不敢不為此
求但俟半考即上祠祿之請而已此語自都運寺丞
艤舟弊郡亦嘗及之矣至五月半即半考數日
來逐逐委一二官同先期相送新所用之金令項
椿置辦從物庶幾解印而去見管之錢皆是定
教耳此或者所以傳其有浩然之興也然榦也
官先師之官學先師之學先師平日去就之義
皦然今哀老如此而不知退是受其官而忘其

教也於我安乎此浩然之意亦誠非妄傳亦非
全為攔米而然也攔米一事使臺施行委欠商
量特不欲有請耳米舟不之鄂渚而之漢陽漢
陽小郡下情易通客旅之詞訴易達官吏有所
抑勒牙僧有所邀阻可以徑達于太守之庭鄂
州太府則反是治其源流斯知可矣今散遣官吏
勒客舟之米不得之漢陽而之鄂州如此則漢
陽之百姓不隸於湖北而為化外之民矣在鄂
州行之則可在使臺行之恐非公視一路之意
在他人行之則可在都運寺丞行之則恐未免

或者之議假令漢陽郡之官吏於金口攔鄂州
米可乎况名為攔米而寔為攔稅本為鄂州而
託之使臺情狀曉然前所云翁大人不疑人欺
我耳所謂理與例何所立耶今台翰以為未必然天下事不知當論理
耶所謂理與例何所立耶當論例耶朝旨嘗有中流為界不得視攬越為具
文捨朝旨而用舊例非所以示訓也鄂州之與
漢陽無歲不爭似此施行鄂州為直乎漢陽耶
為非直乎中流為界監司平兩郡之爭者也而又啟之可乎
轍中流為界天為界久矣所不請者不必請也昔者夫子
問禮禮老聃門下所向不合老聃氏退然與物無

競夫子嘆云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事餘嘗請
是斯語及與物接察言觀色苟有不合則望鞭
影而亟去不敢競也州郡財賦粗足可矣政不
必多求積貯漢陽軍置錢監常歲附鑄二萬緡
以助軍用其先所為一萬緡其後監官每以此
邀州郡之舉若不如其請則多方阻抑沮自餘到
此覺其如此惟緘口不言附鑄漢陽軍無萬緡
錢將不為漢陽乎之便通濟米舟悉為鄂州所據
則漢陽軍亦不至于不為郡也况又既不為久
留之計又不必爭可也否寔是哀痒不惟無富貴

之念寔無功業之想無家可疎無田可耕判位
餓死向何不可蓋此計已決不但為攔客舟而
然也後月之望未免徧以公狀申諸臺乞為倫
申馬歸田里更望都運寺丞力賜扶持千萬幸
甚曹簡夫得書旦夕即到此豪傑之士紛然而
起國勢益強外患自弭哀病無能之人得以止
足山樊歌詠大德以終餘年莫大之幸也
築城一事戎師終不以為然榦之所以建此議
者亦是戎師環塞路炳者相與熟謀之初非出
公已意今所差來人堅以為不可築則以今日

之亢旱如此自非興工之日又未價類增一倍
則築城之人糧食之費皆倍于前日矣以此思
之不若已之為愈曹榦深以為然翌日具狀申
兩司也

眩承不鄙訪以救荒之策榦於都運寺丞豈敢
不用其情今早見制司行下一劄仍答使司所
申者其說甚堅然在彼之責亦只得如此以榦
觀之此事亦不甚難只覺幕府無人商議耳都
運寺丞只得端居深念或更於一路之內檄一
二有心力人相與商議事無不可為者不然則

以彼淺近之智而經理天地之變未見其有濟也。餘遣與曹丈說制司便不放米出界。我豈得不差人密行收糴使司選委人物任以此事。諸郡誰不聽命耶。制司既所執如此之堅使司只得申朝廷乞於湖南江西豐熟州郡捨椿積米應付鄂州以時價給還之。此無不可者。以都運寺丞之事推而又為廟堂所倚重苟有所謂當無不從也。大抵此寺事要處之有道有毫髮不到便能生弊官吏之不任責此大可慮也。曹運之所為本軍不當分彼此。蓋鄂州米價原不同。

於漢陽商旅皆有捨西而東之意。苟不通融和糴竊恐漢陽之商旅死於溝壑亦不少矣。漢陽此監米客米之則有西川長江浩胡彼為不之鄂州而之漢陽耶漢陽兩邑一郡共二十萬家。凡大郡者不得不為之深思遠慮。今差官而攔米是棄薄之也。第恐米舟經稅之後則越踰他界如此只得多遣舟舡於漢口以上守寺可也。此皆榦之區。拙謀不知於事体有當否也。王介甫云善謀家者資于國善謀國者資于天下善謀天下者資之於百姓。榦思之莫若亟遣人於江西湖南收糴以待都運寺丞尚疑此郡有彼此之久則乞令張道

過此熟与之議必能有至當之論做官宜足大
官不可為既隔下情又不能不資於同官所謂
同官者類皆不足與謀此事之所以難濟也台
諭所謂未舟不至乃州縣迎合制司或因以為
利此說恐未然餘每謂使都運寺丞守德安將
禁米乎將不禁米乎禁米則違上司之命不禁
米則害百姓二者孰緩孰急餘但聞德安復州
亦已狼狽飢民焚之矣今乃尚欲咎之恐未安
也古人言遏糴之禁謂此凶而波豐今數州俱
為旱歉而可咎之乎况通融雖是美事然處之

有道可也古人告糴如晉告而秦輸乃官司散
遣人糴可也官司自糴則所糴有限量又安所
用而告焉今欲聽客旅之自取則所取有限量
而又或遣他郡或俟價高不惟為彼方之害而
亦為我郡之害也如雲夢孝感自有水路徑趨
淮西不經漢陽官司莫之覺也李貫之提舉書
云江東一路自問朝廷乞得米三十萬石又有
常平米三十萬石又自糴得米十萬石以一路
而有七十萬石之米何飢歉之足憂今不廣圖
之而日夜歸咎於飢荒之數郡以吾為部使者

而汲：然為鄂州而治也。郡米既不至而徒傷吾公平廣大之意，豈亦未之思耶？榦嘗謂為監司郡守與作縣不同，位縣是親民最緊底處，每事可以立見底蘊。郡守則已隔一層，監司則又隔兩重，監司郡守之於人戶詞訴，但當只令索案或且令其因依申，然後徐察其詞之是非而處之。今若憑一紙狀詞便為施行，鮮不十事而九失者，不可不察也。本軍糴米或加五六價錢，低於市價亦誠有之，而實有不說。本軍市井有三樣斛：有文思院斛，此官省斛也；有黃池斛，客

人所常用也。有打買斛，軍學所置，客旅交易必請此斛。官收斛錢以養士也。打買斛者，兩斛三斗為一石，五斗文思院斛，公私交易皆通用者。故人以為甚便也。價錢反低於市價，今以諸斛通論之，客人糴米五碩五斗為正價。若以價錢論之，已糴七百八百會子矣，豈得以其反低於市價而病之乎？且市價起于何人，不出于民，不出於官，而出於牟利之商賈。今日一貫明日二貫，又明日三貫五貫，市之牙儈從而和之。此細民所以受病也。而可從之乎？官司為之約度使

商賈獲倍稱以上之息而不到於橫為無厭之
求官司依而所糴之價而糴與百姓則商與民
俱無害矣客人哽噎而不能言非畏官府也是
亦自知其不可也若其冥頑嗜利幸災樂禍以
病吾民者亦何足多恤哉故曰小仁者大仁之
賊也是豈不可察哉諸葛孔明之治國以大德
不以小惠大夫行事磊：犖：正當如是也
築城事只是如此知其事之可為而不以告不
忠也知其時之未可為而不以告者亦不以忠
也所謂恐或者得以議論此一句最關利害哉

人處事但當自信不必隨人恐其議論而曲意
以從之可乎其亦不敢說不為但說須是有錢
有米耳况榦之去意已決不敢承當此事去事
難言都運寺丞天下之所謂正人端士更幸日
親天下之賢者以講明義理之正毋徒曰資質
可恃事業可致以道理自居卒陷于功利而不
知^自乏也世間最緊要事甚不多為聖為賢為堯
舜為湯武為伊為周皆從此出若捨卻這些子
緊要處而論功業便教做出漢高祖唐太宗蕭
曹房杜亦何足道哉若於此曉解去間利祿真

莫壞世間事業真是
是太空一點浮翳也何足把玩哉幹之所以迎

欲歸山者老先生傳授一粒金丹亦欲歸去靜

坐服食庶几老死可以見先師於地下而無愧

也若浮湛世間為庸人所軒輊以求區區之名

利是猶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非所願也承

聞使勤欲以點舡絕江倘得伏謁以承誨論何

幸如之以都運寺丞知遇之厚不自知其言之

狂且僭也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幹辱朝廷之知遇恩寵至深至厚拔擢超躐皆

出望外自知衰老甘自退藏豈期軫念下逮枯

朽便當疾趨豈宜遜避竊念幹處世多艱氣血

衰瘁自臨川得痰喘之疾今已十年矣忽於今

夏五月之間結為痞塊臥則沉伏行則膨脹一

日之中半在床衽起居百愁憂忘聊自知此身

旦暮不保已治丘壟誅茅其間方將移居以便

藏骨豈敢復有意于樂宦哉若勉強就道不過

中途立見踣斃此決不可以不辭者近者習俗

偷薄逐利忘義祖先坟墓有累季不拜掃者家
君察院草葬于水泉砂礫之中家凡知縣之所

藏亦為蝼螻所食諸孫中無一人自立者方日夜為之經營庶年歲間畢此二事今若捨之而去則存之與歿抱恨無窮門戶卑微始祖墳墓亦為強宗所侵銜冤抱痛無路自訴若不為之經理則數年之後不可復任矣此皆至痛至切而不容捨者家兄見存者年七十有五飢窮至骨向來從宦公俸以養今雖家居亦得察其有無共其乏困今挈之以行固不可舍之而別亦不安諸侄飢寒亦費區處此亦皆人道之所不容已者又有難以告人者餘年方及尉從遊於

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而羽翼者不啻已子而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也以餘從學之久庶几粗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之有志者相與訂正以垂之將來庶不至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是則文公相與之大意如此耳餘又何足以辱其知遇之厚哉二十年來歷宦為貧舊學日廢每一念之如負芒刺奉祠以來方得與朋友數人日夜討論漸成保社方深恨向者告歸之不早若復既踈而又出則安得面目復見文公於地下耶此則人心之事所至痛者

而不敢以告人也。幹家勢雖貧，素守詩禮。自幹一沒，祿仕困於朱墨，子侄輩氣習漸異。前人非彼之不可教，此既不暇教之，而游玩紛華之習反有以害之也。兩年家居，一守儒素，方覺氣習漸變。今豈宜啟之以故態耶？人之仰祿為子孫耳。今既壞其心志，則雖多藏以遺之，是適所以資其愚不肖也。此又憂深思遠之不容不然者。閣下試以是教者而思之，則幹今日之或出或處，斷可識矣。仰恃閣下之眷憐，故敢布露心腹。無非由中之言，寔無片辭矯飾。非若壺俗之只

請禮辭者，欲望鈞慈，特賜復免。

幹憔悴無聊，疾病轉劇。前副幅所陳，無非寔狀。仰

蒙某官委曲誨諭，進退出處之宜，無非至論。可謂曲盡。但幹今日之事，非能仕不欲，乃欲仕不能。惟有哀鳴造化，乞此一日之命。正終丘園，則千萬幸甚。更望力賜重言于二府，庶得微誠。洞達早遂。早請若再得祿祠一任，則兩年之中，一室孳累，俱獲溫飽。他非所敢望也。幹兩月無祠祿，便覺丐貸費力。望閣下早賜垂念，亟與祠請。以救此涸轍之困，幸甚。別紙所示，幹久留山間。

投間養病遂用劄子寔封遣人繳達之亦未得
回報榦極為其所知然自到任亦只得兩三次
隨衆謁見以其性情有未易以常情測度者故
亦不敢有言想閣下備知其詳若常常開諭以
成其美亦鄉邦之幸也近蒙其以鄉中士友相
問榦偶有一館客亦自知其賢遂枉騎訪之徑
補以學戒其人感之遂上諫書極言其失里人
皆云自此漸覺和平彼自精明苟知過亦不憚
改也
榦伏自^三昨者敬伸不得已之禱朝夕凜凜以俟

方命之誅公朝眷憐俯從卑欲既脫州麾之責
以叨祠廩之優於老且貧莫便於此且蒙鈞翰
曲賜撫存化工生物之仁委曲憊到乃如此舉
至^室感激未易名言惟是竒蹇之迹入春以來無
日不病日夜思治尺牋以致二府之謝自念不
敢以吏書為禮而氣疾所梗莫難於擬案以是
至今未能畢緘府吏踵門忽復叨真翰之賜跪
誦三復大非哀賤所宜蒙至於憂勤宗社之意
出處去就之宜當功業之方興而動娑娑綠野
之念屈公相之尊而下友於山林之棄人盛德

謙光可為。法百拜十襲。以為子孫無窮之榮。
餘莫年多病。百念灰冷。倘得未就。溝壑則溫。尋
故書以祈。寡過向非。朝廷大恩。畀以祠廩。則今
已不免。為溝中瘠矣。然亦有未能。不過慮者。祿
祠正以補田租之闕。則可以卒歲。而無飢入春
已。兩月種不入土。並海之田。鹹潮浸灌。今雖得
雨。亦已無及。近城之田。皆不可耕。山邑泉源。涸
足之田。亦皆枯涸。更旬月不雨。則歲事已矣。豈
敢復望田租之入哉。但聞旱勢頗廣。則一家一
月之利害。不敢計也。以公相燮調之力。而以感

召和氣。變災為祥者。反覆手耳。此特草野之過
慮也。或以一春無不雨之理。然餘昨守漢陽郡。
自正月不雨。以至九月。飢民流離。累滿道。傷
弓之餘。故誠不能。不過慮耳。餘老病日加。終日
塊坐。舉動頗艱。生平不避勞苦。晚歲自應如此。
重蒙閣下軫念。惟蓋之舊。特有珍劑之賜。雄附
五十隻。鍾乳十貼。其品格氣味。皆非人間所常
有者。寶藏服食。苟活一旦之命。無非大造。更生
之賜也。專使之回。輒扶病敬布謝悃。窮居不能
端謹。伏乞鈞亮。

辭再知安慶府 在知潮州前

榦一介庸賤無足比教蒙閣下之顧遇拔擢超
躡家故窮空孳累猥衆筮仕十有五年皆得食
粗衣稅不至流離飢殍毫髮皆閣下之恩也雖
身膏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於復其舊職乃
有辭而不就者畏清議避机筭也畀以列郡而
不受予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訛議
况其所至動与物忤非閣下之庇護已不復有
今日矣况敢自蹈于不知廉耻之地哉築城所
以保民也建議之初已諱然而見攻矣及其速

成則曰是必勞民也及其費省則曰是必擾民
也元僚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閔之守禦淳光之
督戰制府之命也未及行而嫉之者至矣耿然
庸儒何足以知天下之大計乃創為之說曰是
道學之徒喜言大義談恢復者也守土之臣去
制府五六百里邊鄙之事未嘗与聞一或失宜
則曰是嘗与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
命少陳利害則曰是素喜爭也東羅西網一舉
足且蹈其中憂畏憤懣殆無容身之所正使無
歷陽之除亦當哀鳴造化以求避况今嫌隙已

開豈敢冒犯清議試身於不測之禍哉倅安豐
則得罪於大守：漢陽則得罪于監司今怨咎
滋起復有其兆矣是皆稟資狷狹賦分竒窮有
以取之也榦開禧年中從事荆南幕府往來八
閩徠歷險阻日得嘔血之疾目今痼疾復發加
以痰喘不可支吾倘蒙鈞慈特賜憐憫投畀山
林自同麋鹿之悠然涵泳聖化於寂寞之濱生
死骨肉之息沒齒不敢忘也不然正恐異日議
論橫生雖閣下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庇之也

復林正卿

竊觀所論作易大旨本於陰陽錯綜而成者大
意甚善其所與本義之旨不同而先生以為不
信其大者亦不過兩端而已先生則以易之位
本為卜筮而夫子釋之以垂教老兄則以易之
位本為垂教而伏羲文王借之以下筮此其旨
若非有大異者然如老兄之說則恐於作易本
意及易書本文皆不能無失亦不得為小誤也
竊嘗思老兄之意蓋以天地露許多机緘做出
一箇圖書聖人用許多工夫者得一箇義理今
卻別無用處只將來做卜筮用了故必欲將作

垂教之書而卜筮特其一事卻不知聖人於圖書之妙義理之原心通默識則凡其見於日用之間施設之際固無造而非是理之歸亦曷嘗棄之以為他皆無用而專以卜筮耶至於一部易書則原其本意卻只為教卜筮而作耳蓋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蓋出於此况上古之世民淳俗質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于卜筮則事弗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則卜筮亦豈小事也哉今必以為教人之書則非為卜筮也亦

甚矣况易書之文所謂利所謂勿用所謂吉凶所謂悔吝者其文皆主乎卜筮而發所謂畜牝牛田獲三品之類又於設教之意亦且迂遠而難明聖人著書垂教本以開示後世使人易曉又何苦為是艱深難測之辭以眩人觀聽哉今乃捨是不言而專指師比最分曉之卦以為設教之書則執一而不通矣若作卜筮者則所以如此則吉所以如此則凶者非義理之所寓而未嘗不可以為教必以為非筮卜則於作易之旨易書之文皆有所不通餘之所謂亦非小誤

者此也大抵吾友天資清勁讀書不能平心以
觀故其失至於如此試更思之為佳鬼神之說
大槩得之而可有未盡者偶收在家中遇于公
行不及取以奉荅悉俟令侄歸報去也有可垂
教毋惜往復今以文王周公之辭為卜筮久曉
故又欲以伏羲之易不為卜筮及至文王周公
始借是以為卜筮則亦自覺其說之不通矣自
覺其不通而不肯捨遂欲將伏羲孔子位一樣
說文王位一樣說孔子於文王周公卜筮之中
闡而為垂教之意乃是有功於易文王周公乃

於伏羲戲垂教之義抑而為卜筮之用則是得罪
於伏羲大矣卜筮既為不切之具而文王周公
乃用一生工夫壞卻伏羲一部義理是何不智
不仁之甚耶如此則孔子便當削文王周公之
書而為使伏羲之意又乃祖文王周公之後為
人注解不切之書何耶此其說不通之甚者也

與潘謙之

榦此間糧食雖已竭而治生粗有倫理朋友相
聚人之多寡不必論但得臭味相似庶幾交相
切磋以張吾道耳今所賃屋不知何地人少則

東山桑溪小寺中亦可以為終歲之聚也若得
蚤定庶歸來便得讀書為佳歲月易度若非閏
月則春已莫矣契兄昆仲及成叔兄弟能偕來
否先生哀病氣滿筋孿然修書誨人之意未嘗
頃刻忘也吾輩可謂懶惰之甚者當相與努力
以副其所期也今歲之集更須倍加功以補此
空閑之月乃佳鄙意欲每日相聚共看經史文
集不以長少各立程課庶一日有一日之益不
至虛辱朋友之意尊兄更為熟思法度見教
餘十二日登舟十七日早已抵家朋友相候之

以重以為愧生平僻執誤事如此可以為戒也
縣學極齊整又日瞻先聖以為依歸莫大之幸
不知尊友能一來相聚旬月否兩月得侍先生
誨論方悟向來學問差處尤欲與朋友共正之
齊中規矩只得十久嚴整不然誤人子弟罪有
所歸也廿一日入學廿二日便畧與諸友擬試
俟補試後諸友齊集鳩金買牲舍菜於先聖遂
講光齋之禮初一日即立定規繩讀大畧如此
恐吾兄欲知之也
尊兄以寓京城朋友相信向亦不妨講學又得

賢主人亦無日而不自得也富貴說甚平正然
卻不如書中所說之痛快也蓋說中大抵是歸
之於命其意以為可曉愚人然人心蠹壞至此
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
孟子將位乞見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尚有鋪啜
之訛則其他可知義利上湏是先見得分方不
至拖泥帶水也此中絕難得朋友講學已約蔡
伯靜數十朋友為季集一季亦得四次相見各
述所見以相質正庶幾不至寂寥之甚但亦未
有成說耳

餘近日在甘泉與林正卿講及一貫忠恕一章
見其所說毫釐之差而於古人之意全不相似
乃知吾人講學不可不与朋友共之以此欲与
兄款聚之意甚切計八月間彼中諸事已畢千
萬撥置為吾一來但至此不能走見反欲坐致
從者為愧已甚計兄亦必不我恠也
餘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
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言人之則出對
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
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

只揀一邊好底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已則利
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
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
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為常
以常為大不幸殊不可曉至于利害之際則留
連眷戀而不肯舍至于可耻可賤發于羞惡之
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易與俗人言哉安得
一見相與劇論哉

荅潘謙之

餘碌：遠宦無足言者極邊重地守貳之間意

見不恟朝廷寬恩姑令易地初亦欲乘此馬蹀
而臺論又為之辯白不欲激抗黽勉就我己於
五月四日交賤事要在已無以取信於世又
不能阿容求售諸賢不度事勢力相推挽反以
取當路者之賤薄朝夕念歸然一覺于義可以
少留則又且浮湛為仰祿計耳行年六十有三
矣每思師友之訓令人惕然以慚也尊兄今歲
安寓或云留興化果否陳安溪已除六院能與
之偕來亦佳此間相去不遠又可以一見也鄭
子立相見否鄉間朋友難得：其意向如此肯

與吾人相親又才氣亦非常流吾人只得扶持之彼既多與吾不合吾人又踈遠之恐非所宜也

榦蹤跡想不知其詳此間初自不合來以朝廷拔擢不敢辭到此百恠皆有真不成世界以虎狼之暴盜賊之狡而當方面之寄視百姓如州管視僚屬如奴隸此豈可入其境哉初亦自理郡事不復相關遠以大旱渠自與吳漕為敵始則相抗而遣卒數十人入本軍之境攔截米船不得過武昌既而吳聞之朝廷又欲奪本軍之米

以媚武昌其行遣之間可恠可笑初亦以吳為賢且得相依吳又不曉事使容氣漸以相及只得引疾丐祠以歸教郡大旱監司無一人問及餓死不可勝數更不堪着眼教百人為辟上人家丐米丐者奪之異名也又只得捕而戮之是何世界如此榦幸而力抗兩司糴得米四五萬石以賑糶所活者萬家他皆不暇恤也自此且得歸家讀書教子不能在世間與此等異彙為伍也有傳師復監簿輪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嘆使臣子之鯁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為

致意甚恨相識之晚也遠方得孫行之書感感
此間只俟省劄下或代者至皆可便行要不出
此月也相識皆煩致意既為閑人亦不敢朝士
書也到家亦便欲歸福州省坟墓親戚家兄年
老多病諸侄貧困流落皆急欲一相見也

宋本此卷虛損少半取其能辨識者校之然已改正不勘矣

二月十六日沈林記

卷之八終

幹伏承台翰之辱捧讀不勝感悚 非列郡所

敢望況衰賤又何以辱此弊郡 只是

外可以無慮漢陽管下分為四五隅請

已抄劄到戶口量其 而

勸諭到今人戶之穀官司先出價錢以償之

而寄穀於其家却給曆頭與合糴之家使之就

約自十一月至來歲三月而止月前

晚豆之屬可以接食已支去

川一縣但令其邑長自立規模

貸之兩縣亦有無錢可以糴米者

目之此自月為始家日給一升亦其所施行僅能如此亦豈能無煎熬之患

此下接台諭所謂米舟不至云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書

復楊志仁書

榦官守如眩春苦蝗夏苦旱奔走阡陌無寧日
近方得雨稿苗復蘓人心亦與之俱蘓矣但旱
處頗廣恐似此不得復寧矣一考零八月矣亦
本無他撓中間州家以財賦見恠亦頗不能平
渠亦無他但不曉耳既憤然取上又忽然發下
特為吏輩所玩弄耳倉臺昨亦見疑但此不與
之辨近亦無他直道而行雖蠻貊可也何足道

哉
去歲新塗常辱誨字之賜并見示仁說考索極
精傳示朋友無不嘆服但恨不得相與款語各
究所蘊耳榦本但為貧循常調竊升斗耳豈敢
為寸進計諸公雅挽朝廷誤以為可用擢貳淮
州又不得展布而受命於庸人其勢必不合不
合則當去朝廷遂易以他郡只得聽命然未能
決去者試邑之後作倅亦非分外事耳但老矣
故山之夢甚切來春當力憊廟堂求為歸計也
先師云亡朋友寥落此道無與共講者不知契

兄能一出否若能挑包行脚相與講明此道所
不敢望之他人也通老兄竟為古人天資甚高
學識未甚通於朋友甚倦：殊可念也都下作
此託鄭夢錫附便亦未知何日可達
榦比嘗拜書託鄭夢錫轉達便中丞書貺感感
录：如常無足道者本無仕宦之念直以為貧
勢不容已改秩佐令之後須欲求一便家去處
為歸老計偶朝廷過聽以為可用一歲間自淮
西移金陵復自金陵移漢陽臣子之義亦豈不
願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易悉言世之妄以

功名自許者皆欺君者也加以年事至此素志
失酬勢湏夏秋間即為丐休之計倘得投老山
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自先師在日朋友間
已覺無可人意者今又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真
能窺見涯涘如志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
望焉乃不得相與講貫徒深怏怏
餘去冬已拜予祠之命以省劄不明言交與何
人遂再申審三月初命下即行四月七日抵家
自去歲兩上丐祠之請不遂適以計臺撓政不
欲與之競亦不欲為之屈遂引疾丐祠其事亦

甚微然較之束帶見督郵則大然矣今之士大
夫見得未分明故亦不能無疑耳爭米事勢不
容已受人牛羊為之求牧與芻豈可為人掣肘
而坐視百姓之餓死耶歸來意謂便得安坐讀
書偶以故居太窄不足容孳累遂再創教椽於
其後便覺擾：無異居官但終是自在不與立
俗俯仰也昨承見教先天圖以字多未暇悉考
今所示諭教條別紙請教
餘以孳累猥衆未能忘祿十餘年間奔走宦途
勞神苦形無頃刻暇然亦不過役心於簿書期

會人生幾何自苦如是所謂講習之功一切束之高閣矣諸賢以其不肯避事故凡事之至難人所望風畏憚必以見後食人之祿不容推辭以是愈覺疲憊今瞤然一翁矣不能善惡而藏誰之咎欤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良可嘆也承示仁說討論極精通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未嘗間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惰苟且皆不能廣而充之者也師亡友散講誦寂寥鄉間故人惟楊志仁潘謙

之孜々不怠更冀努力以昌吾道自來江西亦有三五朋友可與共學今歲科舉又且各用工舉業矣齊卿亦相聚否亦曾講論否更有以切磨之為佳屬有帥檄攝倅南安乃濂谿舊治力不獲辭後月初即行到彼一兩月即告踈人行急布稟草草年事遲暮常懼即填溝壑不得合并相與講習以遂今生之願近引疾丐祠三上方得請自此相去不遠可以遂所志矣亡似之跡豈不願遂緣利物每念講學大事荒廢累年區々薄宦真

成為利令人悚懼然事之難言者十常八九又未易形之紙筆也且得退閑庶几不負師門出處之大誼耳書中所言日光月魄見得極親切但別紙心之論則似未通透昨少年日常將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精於神：精於氣：精於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示及四條所論思索極苦近年朋友肯如此用心者絕不曾見敬服榦但亦各有可疑幸相與商確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為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省得謝尹之說未免踈畧耳不知然否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揚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

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
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為兩物
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
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
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
既誤以性心為兩物而又欲安排併合故其說
頗覺費力心之能為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
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
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
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之謂此只是能持

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
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
排併合也不知然否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
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證觀之自可
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
來說未免穿鑿耳餘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
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木便有
形人生精血湊成合体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
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為聲：者氣
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

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其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其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自此等處恐只得如此寬看不知然否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來諭亦似支離耳屬腎：即水：即太陰目屬肝：即木：即少陽口屬脾：屬土土王於夏秋之間即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屬金：

即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不知然否所論大概得之但所引志動氣：動志合而言之道也等語皆不可曉此猶文義少疵耳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獸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即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像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

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
二也曰陰陽之二而反而求之太極所以為陰
陽者亦不出於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
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未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
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為四而五行立矣
蓋一陽分而為木火一陰分而為金水木者火
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
各有終始未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
有終始則二分為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
所以為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

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
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
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要當以
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智禮特
就人心而立名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故曰天
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
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為也君仁臣忠
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
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為而觀之則不待
人為而此理已完其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之地者真見其如此亦真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真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閑事也教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教墨而無見於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果何如也為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

可不思榦平生未嘗敢以此與朋友言之言之亦未必曉志仁力學苦思故詳布之知此則來教得失大畧可知矣思之

榦歸老山樊此心甚安甚愜而家事亦有費區處者福州先人弊廬以諸侄人多無可住處此間向來破屋三間亦苦人多難住欲盡挈歸福則不忍忘教十年師生之情欲止留此則坟墓親舊亦不忍輕舍老妻長婦皆此間人只得留之在此以長子主之稍為葺治屋舍使可居止以三子皆娶福州人只得挈之踈福州榦自四

月歸抵此所以遲；未歸福州者以此間事緒未定也十月初決歸福州自抚三子教而養之自此晚年得奉坟墓以終老矣

榦以向者見理之不明固窮之不力冒昧出仕而無上下之交竭忠盡力橫議四起二月虜攻浮光令往黃州守禦已而虜勢頗熾又令往光州督戰既而歷陽徐守求去遂令兩易歷陽諸公之意寔相忌而欲擠之既辭歷陽併辭安慶又辭奏事以此忤當路之意諸公不相樂遂交攻之亦知其勢必至此徑作歸計至臨川而罷

命始下諸公以為得計而其實甘心不然則此身何日而可脫耶年事至此寔不敢誤國誤百姓也還家二十餘日杜門謝客一意安靜喪祭一礼非契兄未易言此日夜念：千萬早來舊本併携來為佳當得与二三同志共成此書也南康亦欲屈尊兄為白鹿堂長歲晚了此二書來春可赴其招且得此理稍明則老死無憾也春間及今兩拜誨字感：但無便今乃獲治謝為愧耳教官無所鑒別去而不來極善此間朋友留戀椀飯有乞人所不屑者甚可鄙也榦上

嗽下痞兩疾如故頗為所苦且是疲倦飲食不
進終日倦睡氣象又不及去年矣論語讀得一
遇益見聖人之道高明廣大老矣既不可追悔
朋友間不能刻意求進執一得之智一偏之見
便志滿意足大可嘆也
有司如主人服則非今僕隸輩明矣豈非有僕
隸而可服主人之服乎執冠者注家以為有司
為期于廟門擯者請期亦謂之有司佐禮者蒞
於廟門宗人告事畢亦謂之有司主禮者如此
則宗人擯者皆可以用僕隸乎但恐古之府史

是士流為之如漢卒史尚皆補官入仕則非
若後世盡用下流也故注家以有司為府史之
屬耳今用吾輩之後生者為之庶可服主人之
服而無慚也不知如何
自此而理出一句不可曉理在何處置局許多
物事皆自他局中出耶有理便有氣理氣未嘗
相離若是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亦是箇天便
有箇德其為萬物也亦是理與氣一併分付何
處專有箇理管轄出許多物耶似此沉痾見識
若要自立議論不妨不敢奉和也性無內外一

句不可曉寔體之身如何是無內外橫渠定性
書言性乃是言心何不反身以思遂為是語也
道者中庸之道一句亦無害終身說得似太急
耳其他認得皆真切

復甘吉甫

葉味道來此已留餘矣卻得相與讀先生書乃
知吾輩於要緊處工夫絕少求放心三字動靜
之間更宜百倍加之功方有倚靠因此亦粗有
省如象山所謂倍者恨不得一見相與劇談也
餘老矣諸兄正好着力庶師道之有傳也

餘山居幸無他以兩房子舍在此舊居窄隘不
足以容遂以屋後架堂三間方不過二三丈為
送老之計以百物皆旋措置遲緩至今更旬日
亦當告成也坐是頗妨讀書承欲下訪果爾何
幸如之此間絕無朋友講習况得契兄辱臨之
耶諭及朋友只解讀書不能明祿此切當之論
不長進正在此若不見道理正如去行在便到
候潮門外回來亦未是端的也近日因思五行
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土
金水何故造物卻有此兩樣看來只是一理生

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木煖便是
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
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來
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
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為物精便
是水氣便是火子產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
陽曰魂魄便是精之靈魂便是氣之靈水便生
木火便生金在人一身初只是生腎水次生心
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
此何嘗有兩樣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

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
如此四時之序不過二天二地而已所以洪範
五行亦只說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則行之序
亦是如此也以此可見造化之端倪物生之本
始洪範又推之以配五事曰貌言視聽思前輩
之說往：以木配貌其次序殊不可曉且与庶
証肅又哲謀不同不自洛書安排自得分明何
必如此牽強以水配貌水屬陰：有質也以火
配言火屬陽：有氣也水滋潤柔軟而生木：
屬肝而主視火焦燥堅剛而生金：屬肺而主

聽如此久配則生與行只是一理也人之一身以貌為主貌者一身之容貌也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故貌恭則作肅人身發用處又莫如言心正則言詞端確故儼若思而後能安定辭也造化以水為主學道以敬為主此洪範之要旨前賢教人入道門戶不是杜撰直是与造化同體也以此觀之至精至妙另意前賢亦須見得如此而不肯輕發也尊兄以為何如試思之以見教併舉似李司直黃去私恐可商確也又思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人只到一陰一

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然學者於此亦只見得皮華其精微處未必有所見非尊兄莫與言此也若不看到源頭仍舊是候潮門外也况又未必到此乎安得尊兄一來相聚旬月耶近日朋友卻是鄉間有一楊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亦相許以冬間下訪也閑居無事只是讀書教子耳他皆不必言也吾人年事至此百事只得放下且以檢點身心

為急也方凡之來又得講習之益年來朋友卻頗有卓然向學者吾道之幸也來諭別紙所論周子之語言合胡為不自萬而一言開胡為不自一而萬竊謂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闕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卻說轉從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

說合恐人卻將作三件事物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楊至之疑卻恐未曉此意先生初然其言後不復者此也

賤職甚簡靜可以終日讀書同官亦多賢但郡候庸俗初到便相疑至以書見詆于廟堂可笑之甚此亦未免相玩恐亦難久相處也虜有必

巨之勢而守邊者乃此等庸物亦無分毫倫禦
之策只是一味脫空逢迎萬一有警則牽連就
死耳果何罪耶

五行有生數有行數榦嘗疑之不知何故初生
是一樣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易簡之理
恐不如此故嘗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本原
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只是水木火金土
便是次序在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
火木金土為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多
寡爾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寔之數非次第之

數也天得奇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
三故曰三生木一極為三以一連之圓地得耦
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
金二極為四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而四也
屬于陽故其方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
止于四而不為六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
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
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為次序也
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耦一
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
今以為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

金以為次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
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言也以此觀之
只是一樣初無兩樣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
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
人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
序而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既足猶
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
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
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為卦也一
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

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為卦也一陰居
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
盛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內者為主而在外
者成之也頃見方士言人之生男女也夫氣先
至而夫氣應之則生女此坎離之則生男婦氣先
之義一六二七相成之理也若以次序則全
不成義理矣雖然此特粗淺之論也此特文義
之不可不辯也夫水木火金土足以見其次序
矣呂不韋尚知之而況於古人乎六府之序九
疇之次必曰水火木金土何哉六府與九疇不
同然必以水火
先瀛溪先生所序亦如此蓋不若是無以知造

化生成之妙無以知太極本原之所以然也天
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所處乎孰主張是
孰綱維是：必有為之本者矣此事更宜深思
若只隨人腳根轉竊恐虛過一生不曾識本生
父母面目也有可見教更幸往復
生之序行之序以質言以氣言皆朱先生通書
解中語學者守其說可也然義理須是自見得
分明若有所疑正須講貫若但如侏儒之觀優
則亦何益哉中間所述鄙說得諸兄詰難甚幸
餘終不能釋然且如生既有質豈容無氣行既

有氣豈容無質木生火：生土曷嘗無質哉此
其所未明也元德兄疑於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之說與春夏秋冬不同則前已辯之矣去松兄
以為火能剋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為秋
耶借曰中央有戊巳土不知何月何日屬戊巳
耶土旺四季則何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
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何不可也
火能剋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剋又何疑焉以耳
屬金是誠可疑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誠不
應如此分配吉父兄亦有此疑然配與屬不同

屬者官屬之謂配者比竝之謂論其官屬則耳
屬於腎取其比並則聽比于金且何為其聽比
于金也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
始生而言也造物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
二生火而四生金益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為
水火濕極燥極而為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
氣耳大傳曰精氣為物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
既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人物之生如此
而已精濕而氣燥精寔而氣虛精沉而氣浮故
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木為

汗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
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
氣塞而耳聩此曉然易見者也然精衰則氣衰
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間隔也若以醫書所屬而
疑之則不知變之論也至如去松兄言地非土
則不可曉矣吉父兄論陰陽太極以為或以太
極言或以陰陽言者非太極無以生陰陽非陰
陽無以見太極此辭用所以一原顯微所以無
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示人切矣五行
之序餘欲位三句以斷之曰論得教竒耦多寡

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
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几
乎

五行次序榦只見造化所以然者只是一動一
靜又細分之則有動之初有動之終靜亦然其
理如此其氣亦如此理如此者仁了便是禮
了便是義了便是智氣如此者春而夏而秋
秋而冬故五行之序只是水而木木而火火而
金金而土其生如此其行亦如此若謂先有水
火後有木金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今不

將道理去推尋只是隨人背後盤旋也以此故
頗疑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其詳已見別紙更幸
與朋友講之有便見教也

榦生平學問自謂有得力處今此之歸方知向
前只是抱不哭底孩兒學問湏是就險難窮困
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
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
子路兩箇若是行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
墜盡是閑話也吾輩勉之榦衰病如常無足言
者老來深欲求閑亦覺去道可厭然終以家事

相絆未能脫去為撓也方明父來此相聚累月其於義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殊不易得勉為不已向來朋友恐未易出其右也欲留臨川旬月講論當有可觀者甚恨不得從之以聽緒餘也

卷之九終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書

與閩縣學諸友

諸生不幸先師去世痛慕摧割不可堪處教育之恩昊天罔極哲人云亡微言將絕又不但二
十三四年依賴之私而已計彼中皆知之當同
此痛苦也奉別之後日行百里今早方抵此而
屬纊已十日矣罪惡貫盈醫藥殞殮皆不及侍
側終身之痛以何自釋此中諸事已定但與之
畧定服制五服之親各用古衣冠諸生弔服加

麻制如深衣用冠經方相稱諸兄終有駭俗之
憲或且用麻布頭巾耳大要且率聚持服行喪
之人三年之內不可便散如孟子所謂三年之
外門人治任將歸則喪未畢固不可歸也若省
家之類亦許暫告假師之喪若喪父而無服豈有一哭而
散同常人之理此議稍定不惟足以盡平日師
生之情又得朝夕相與琢磨理義榦持舅甥之
行師生之義理不可復踈朋友相聚方成倫理
私竊自幸若得一二年謹守規約彼此皆不為
無益而吾鄉之俗亦當知理義者漸多一旦至

此皆榦罪惡所招何復云：先生臨終再三令
榦不須歸其樂得吾人相聚其拳拳學者之心
雖死不忘哀哉痛哉學中不知今復何以處之
此在諸友自處榦思慮之所不能及也若須分
散則家中床榻之屬欲煩齊卿季亨收拾送七
家兄處輅孫亦令還家房中書冊悉令收踈一
兩日遣人往取之也六三哥立之謙之舜和齊
卿恐皆當來奔喪不可復緩四方朋友日至擇
之克之今日須到其他凡曾從學者早報之林
正卿之弟安卿有書報止卿可便為附去必大

相去一來相看能同六三哥一出否季亨仁義
或能偕來相聚年歲亦佳此間米平費用不多
立身大事各宜努力為祝會之既有被食在學
自可率茂諸人在學讀書定然亦可與應哥相
聚莫令荒廢維忠千萬將息齊仲能與性之偕
來會喪否諸兄不及一一多祝但切須立志讀
書此身未死尚與他日與切磋也六三哥潘謙
之舜和不及一一附書但煩維允錄此報今叔
周叔錄此報成叔季亨錄此報六三哥也伏紙
恓愴千萬自愛

與林宗魯司業

幹同碎累離金陵宿半山次日碎累東行幹以
請祠未報不敢偕歸且復西邁過池陽留五七
日俟報若未有指揮即過九江兩郡皆與舒相
近以見臣子不敢自安之意然區々之情決不
敢復往安慶以犯公議也若所請不獲又須力
請以至再至三安慶已是一考既是解任豈宜
再往幹年已六十七矣若是終兩考便是七十
精力已衰不復成人矣家中千萬未了事及今
亟歸亦可畧與整頓每思楊子直楊通老廖子

晦皆以老不知止三人後事無不狼狽此可為
深戒也年來覺得世道愈迫切可不曉李文昌
以元僚見辟乃是泗上既敗之後忽思蹇叔持
重之言耳幹豈願為此哉浮光之虜未退既責
以守閔又責以督戰感文昌之知愛不敢辭難
乃有以為逼已而惡之者制總兩司謫書盈篋
胡鄉面以見諭曰此不可留必有相陷者矣文
昌亦曰其人每得書好論邊事自某相辟之後
絕口不及邊事殊不可曉其意恐人之奪其位
而又陽為舉以自代之言是不思之甚者也此

豈可久與之處哉兩淮江南屏蔽又復與虜相
鄰則淮民猶不可不恤今淮郡百姓被虜人之
害小被官司之害大去歲和糴不論有無必欲
及數不問土俗必欲促辦以至數馬草數巢縣
寒屋料數廬州團棧木並是不支本錢郡抑之
縣：抑之總保與百姓等一切當行之事今皆
急如星火去歲和糴於本府見管錢內刷去十
五萬貫今又要糴二萬石料穀亦是不支本錢
今本府交割錢亦且刮去無一文矣今又添北
來人請受四五萬貫不爭則害民爭則犯上此

亦豈可復為哉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今既有憂
矣豈能不違哉城壁一事見今包砌幹已措置
下四百萬磚矣更諸縣約有百萬自可足用石
灰亦各有指擬人工諸色各有定論又分委寄
居士友十二人分百二十丈皆忠寔可託之人
每日早到暮歸如治私事不通秋冬間便可畢
此不足勤廟堂憲也但得一賢太守以臨之自
可不勞而辦幹亦不願以此為功也但得歸老
故山蔬食飲水亦足樂也更望親家力為一言
耳然一身寄數千里之外望歸如望歲也

幹碌：寓此已三季矣自度非仕進之具無頃
刻非思歸之日也來書所諭以版築之役謗言
四起尤使人慨然便欲謝冠冕而從農圃也願
生平木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為貧如為人傭雇
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
與不用亦何足計願彼謗者固非也汲：解其
謗者亦非也置此身于天地間以聽天之所命
但得不得罪於當立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
戀他何足畏哉制參之除李公可謂不知人矣
如幹者又豈能有補於制司之毫髮哉今朝廷

清明英俊布列自可折衝於萬里之遠。人畏
懾其效可立見矣。而况參乎已具申馬免開春
再上祠請得歸幸矣。此則全望親家曲為之地
也。幹十七日抵九江。復被不允之命。安慶乃是舊
物。可以無嫌。然已除歷陽徐守矣。以幹之辭。歷
陽遂奪徐守之安慶。幹又居而有之。於詎安乎
平居無事。動遭口語。况於有此嫌疑。正好議論
者。所以藉口。幹又何以自明。去年之方築城
也。則曰此書生怯懦耳。及其速成也。則曰此必

勞民也。及其費省也。則又曰此必擾民也。不思
注者百年之間。所至築城。為人所欺。而反歸咎
於費用之太省。工役之太速。則必欲相率而為
欺也。如此尚可以起功名之念耶。至其尤可恠
者。泗上之役。輕脫之策。可笑者也。安慶濙僻。全
不知所以取。所以調發之由。及至金陵。徐而
扣之。至今亦莫知其故也。乃有倡為之說者。自
是好言恢復者也。是嘗與泗水之謀也。安慶去
金陵六七百里。制府欲為此秘密之舉。豈肯泄
其机而謀之於數百里之外耶。使幹果有恢復

之志亦豈肯甘心築城以自固耶制帥以泗上
既敗之後方思老成遲鈍者之可用然後辟以
為元僚使榦果若後生輕銳之為此謀以誤制
帥又胡為於既敗之後方見辟耶又其辟之辭
云曰榦之所言無非保民固圉之術又何嘗言
其善談恢復耶夫言恢復者紹興初先儒之論
也然亦未嘗不以量力伺便為先亦何嘗不察
事机如是之輕舉哉况榦何人乃敢開此大口
兵之勇怯將之能否器甲糧廩諷不知其虛寔
乃敢扞掌而談恢復耶制帥以元僚見辟朝廷

今且包砌城壁則是未嘗供元僚之職又令其
往黃州措置閩隘又令其往光州督戰此皆迫
於上命然亦未嘗啟行也而惡之疾之者紛然
而起矣使榦不量事力冒昧居元僚之任則天
下之惡將皆萃於其身矣軍旅一起征役繁興
不量有無可否州迫之縣：迫之總保總保迫
之百姓兩淮之民不勝其苦外為虜人所侵內
為州縣所迫是大可念也後唐以茶鹽給淮民
而貶其米麥謂之博征周師一至淮民簞食壺
漿以迎之此大可監也如此尚可以為郡耶只

此數事則安慶決不可以復往矣行年幾七十矣喘痰之疾大作不可支吾只得且借濂溪祠堂安歇以俟報可然一身資糧易竭恐將無以為歸萬望為徧告相識力稟之相君放歸山林不勝大幸若又不從又只得力辭卻恐上觸朝廷之怒甚非小官能當也

與某某書

聞北虜有必亡之勢如人將死但不知臨時作何症候而既死之後又作何等鬼祟而吾又何以禦之朝廷既不以為意而州郡又只是脫空

逢迎殊可慮也聞來歲且欲歸仙里幹近思之惟以求放心為本一動一靜一寢一食不可離此三字便有以為之根本然後可讀書玩理也更與吉父去私共講之譚仲南曉得此意但亦無着寔工夫所謂其行不掩焉者也如吾人又說得工夫太散漫不濟事城中得此二三朋友亦可以數々相聚何必至來年八月方得一相聚耶幹特以老年不欲棄墳墓亦甚有卜居臨川之意也兩小兒甚荷教誨平生所見小子之師未有如此之勤且切者此亦小子之幸也尹

中父肯相從來望於暇日相見之次便以舊令
尹之政力与之語為幸也

榦還家杜門百念灰冷惟以舊學不敢忘也
且番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義理之至
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患其不
進也

與孫居敬提刑 杓

幹野拙無庸自山中来寄跡宦途於世事全不
通曉又生平鄙懶不解佐世俗語故於當世之
名卿大夫未嘗敢以書問自見至于據案親書

以見殷勤則尤自知語言之不文字畫之不工
而不敢輒作也若某官名德之重世所共服是
以不敢自外况自視事以來覽觀書判題詠經
營締建皆緯大夫所為非世俗所敢希望其萬
一繼此者亦得以鼓庸懦之氣而追高賢之躅
此幹所以感幸而不能自已也由郎官歷赤壁
揖李蘓二仙於蒼茫埃壘之外其胸中之浩然
者又非可以前日論也持節湖湘收拾衡岳洞
庭於胸中然後還清班登法從色言正色建茲
偉之議以挫儉庸之氣此善類之所以共望非

幹之私禱也幹老矣一官奔走大非得已自父
兄以來無瓦石之儲迫於啼號之累是以隱惡
在此但知感君上之隆恩一日不敢自怠惟性
資狷介与世寡合亦不敢為長久計某官軫念
舊治苟有以教誨之使得以苟逃曠責千萬願
望

與江陵吳帥賓客張生簡

幹少稟夜來見董抚幹說大帥刻意荐幕屬亦
有相料理之意此必契兄所為於心甚不安諸
犬在幕府甚久委寔宣勞幹到此甫五十日何

勞之有焉賦分竒蹇窮悴之甚天寔為之若又
無功而辱荐是重其罪也招軍諸邑之力買馬
獸醫之事幹何功之有不才無似從師友游三
十年矣幸不得罪於朋友今願以善招軍買馬
見薦人其謂何帥府千里而辟一士幹亦以千
里而從辟今乃以善招軍買馬得名豈不輕太
府羞當去之士哉自古乘田委吏聖人亦甘心
焉然欲以此為功則稍自好者不願也幹山林
麋鹿之性自計已熟為二百指所累不得不仰
寸祿以自治耳絕無一毫榮進之念方欲懶太

府馬一祠祿而去恐有避事之嫌來歲亦欲伸
請尊兄不能為我謀反欲以招軍買馬見治尊
兄亦何用此招軍買馬之朋友哉反覆之思殆
不知所以得罪之由也幹生平介然之性苟使
之得行其志雖赴湯蹈火有所不憚辱大帥之
招當此多事之際自當知無不為又豈待荐引
而後用其力哉以荐舉而後用力則不荐舉而
不用力矣豈良士也哉想文字未行尊兄宜乘
此力為我辭使幹尚得託跡幕府幸甚

荅林公度

承垂諭以令從子加冠冠禮之廢久矣欲舉而
行之甚善甚善幹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頃從
朱先生遊見其家所行冠禮全依司馬公所定
而公之書即儀禮之節畧也亦嘗獲預於賓贊
之末矣初習其儀雖若繁縟然行之頃刻可畢
且冠禮在六禮中最為易行蓋人家闔門父子
所自行不與他人相干涉而質明行事不敷刻
而禮成亦初無艱難辛苦之事但得一莊重好
禮者為賓則登降揖遜自然中節不可先憚其
難樂為簡便也幹嘗謂古人處事全是煩碎中

方有深意且如揲著分二掛一以四揲之四營成易十八變而成卦誠不若擲校杯者之一舉而知吉凶也然揲之愈煩而心愈專意愈誠蓋不專且誠則將誤教而錯置之矣此其所以問焉以言而應命如響也榦嘗頃為童子加冠至於禮儀繁縟之際儼然正色而臨之自覺此心惻然有感於父兄所以教愛子弟之意彼童子質朴畏謹見其父兄賓客待我者如此亦豈不惕然動其心乎正不可先求簡便以啟其驕慢但衣服之制自司馬公處之已不能盡如古則

今不當用今人之所常服至於三加之禮乃古人丁寧儼到之意則不可畧也妄意謂未冠兩紒着背子始加小冠今市中所賣黑漆道服再加道巾籠衫三加帽子衫帶若有力可製襴帽再加帽子衫帶三加堂室之制不能如古則但襴帽公裳亦可用於一廳事之上行之陳服與將冠者位只於廳之東北隅用屏風或帷幙障截門外向或人家廳偏間之後自有空房與廳相連自可一依古制此則古今異宜不容不斟酌而行之者其他如筮日筮賓乃古人不敢自專之意若能行之

固善今人父兄多拘忌吉凶例用歲旦或春日而賓尤不擇苟有人焉亦不暇筮其可否則亦當前期三三告廟以孝子某某日為子某加冠敬以某人為賓敢告然後馳書戒賓或道遠不能親訪及有宿賓則書中便言某之子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也賓以期至庶省往復也執事者須於子弟中嚴重為之恐亦難得如此三人執冠立於西階下者皆可以備數尤善無則一人捧箱盛三冠亦可也觀此兩三節稍從簡易便覺失古人嚴肅詳密之意况

於其他豈可畧乎試斷然行之然後知其非難也但司馬公書像難得善本而建本尤多錯誤更以儀禮叅校而是正之為佳餘承下問之勤不敢不竭其愚政恐不能自免於僭易之罪尚幸亮之命名之意出於尊意所不當言謂土能生木則非五行相生之止蓋土之所生者金而金之所射者木今以五行支干六位皆木而欲以土生木不知土者乃尅木之母也若止相生則當從水此固皆無義理然亦見陰陽家之不足信乃如此也承垂問併及之

前承誨以諸疑久稽拜答此人去亟亦未暇詳
細但區々之意欲長者且於虛靜處認得分曉
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里之宅萬事之
原省到惺々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不過
十日之功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
閒居計頗有靜養功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
虛靈本体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
而理義自明矣此事不可更緩吾人前面無多
日子所幸師儒並世而不聞道以死亦可哀
衰病之餘益覺亾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与化

俱遊獨義理一途与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
惺々二字真學者入德之門比以扣稟老先生
亦深蒙印可吾輩不可不留意也尊兄不以齒
德之高下与鄉閭晚輩為伍只此一念豈他人
所及哉願不肖重以自愧耳
不能安貧強顏求祿敬讀誨語陳義甚高歎服
歎服况令所疑尤衆所指目其昭然立的以自
取彈射無可疑者然願瞻四方亦何所容其身
哉入門而求已則餓死出門而求人則辱死古
之人所以無可奈何而安之曰命則命雖窮未

嘗屈也又何必過自疑畏也哉屬以外移合歸
本貫銓量事隸州家須半月可畢事：畢去求
山寺度量七月初便作歸計也
斯文不幸先師即去痛慕摧苦不自堪處同門
之舊諒均此情幹晨夜兼行衝冒風露痰喘氣
促至今未復氣息奄奄亦非久于人世者重念
半生函丈之側一旦失所依怙總角聞道不自
刻厲識見未明今無復振趨之地奈何奈何朋
友解散講問寂寥又不勝微言將絕之慮鄉間
年來朋友幸皆有向道之意若得相與勉力以

共扶斯道庶幾先生死而不亡尚賴長者出為
主盟毋使悠悠：虛度歲月五穀不熟不如莠稗
可為深戒明年科舉又在目前諸友想未能忘
應舉之念讀書作文亦本公事更幸痛勉之須
是博採前賢議論熟讀古人文字令氣質勁健
乃佳栗山諸兄須得六三哥為之袖領必大季
亨相予維持之日作課程莫令廢惰區：至願
也

承欲此來甚幸鄉者朋友來者已遍鄭成叔唐
華卿皆以頃年嘗一叅侍亦皆奔走此亦足見

人心同然不能已者不知何日得遂一見耶一
動想亦費力須得轎馬乃佳吾人氣血向衰不
宜勞頓恐易生疾遲速之期亦須審處之
幹憂苦貧病不自聊生塋期在今冬只得畱此
候葬事畢或須一歸衣食所驅忍亦不容遂築
室于場之計也與諸友建議欲于城中度一空
地立書院三間內立先生祠歲時一日畢集頗
有樂施金者此議若成亦不免遣人持疏到栗
山也禰患推苦殆無生意先人生平以清苦自
將兄弟相與恪守家法幸不得罪於朋友先兄

平生一介之行亦間有過當處然今觀之豈惟
吾家不復有若人哉痛苦痛苦未易具言也以
是深憂家聲自此隕然不可復振愁憂無聊欲
見尊兄面訴之無從也故因此詳布之蒙頒賜
奠儀已荐陳矣先兄平生於朋友無足當其意
者獨于長者深所敬愛計聞此惻然當甚他人
也先生葬畢事朋友遠來失声墓下傷哉痛哉
念之淚下如雨未死之身將復誰依耶今日已
柎廟音容益遠不及九泉無相見之日傷哉痛
哉

幹忽得季亨書承聞先太夫人奄棄色養不勝
驚怛昆仲孝愛純篤何以堪處別來數日間事
變不測如此幹辱在契好舊交便合趨慰適以
迫行不克如願愧負多矣但得季亨報云治喪
不用浮屠一以禮經從事掃去末俗之陋而先
太夫人遂得以禮終是則孝之大者尚幸堅持
雅志世俗啁啾之論不足惜也幹正月半間即
歸：日首尚忝慰
幹諸况如昨無足云者特一念長者未得即見
為之慨然朋友講論不敢放過然亦未甚有見

勇猛精進者近得先生書亦再三以此為問其
拳：後學之意至矣願幹自治不至又何以起
發朋友之善意哉

幹以禮書未就緒劉用之相約過神光為卒歲
之計度亦不能久留只俟虞兄為先兄擇地了
畢即為歸計今日暫走箕山相去三十里不得
一見殊淡悵然吾人相與之意分雖朋友情猶
兄弟雖終身相依可也各以事牽其勢難以久
合幹方奔走為衣食計兄亦老且倦遊異日思
欲為今春草堂夜話舉觴相屬豈可復得哉臨

書不勝愴恨
幹猥賤苟活為朋友羞然他無以自治則不若
食其力之為無愧耳久敗之場務幸亦漸成倫
理酒酣氣振且笑且嘆終不若歸故山之為樂
也已一考其半矣但恐任滿無以為歸若可達
里中則又當尋尊兄為旬月之遊也髮已種
齒牙動搖目視茫：非久於人世者門戶哀顏
諸侄皆不能自立淡有可慮但世事皆非人所
能料只有聽之而已
幹一墮宦途如入苦海終日汨沒人生幾許十

四年不得休息真是可厭世間以仕為樂者以
其富貴也然求富貴者非為盜則為佞僕誠不
能其貧且賤如故進不得行其志退不能活其
家以是思之不能放歸山林之為樂也三上香
火之請方遂所曷以是月七日抵寓舍亦欲亟
歸省坟墓訪親舊從人既遣不能徒行少俟秋
涼即謀歸計一生鞠育於辛苦之中今三子已
娶兒婦滿前亦人生幸事耳但自度不足以活
之只得散居令其人自為計六郎歸鄉之計已
決性資拙朴未能讀書然頗好書向所寄書冊

渠欲得之乞付之為佳恐有重本欲畱宅上者可面諭之也

幹為貧一出奔走十五年於公私之計普無所益性本介僻學又迂踈与立寡合与義不受辱引疾奉祠投間故里百懷未易一二言也踈來怯寒無日不病閤里故舊朝夕來訪只辨應酬或至對客終日念欲一拜書亦不可得徒切悵望而已不謂反勤先辱尤深愧悚幹以先閤為侄輩占住無所安息偶帥叅相念以南法雲僧堂見遺見障織居止其前有園可以開門從大路出入不与髡徒相干涉其側即萬歲諸刹幽靜最擯棄者所宜處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書

復陳師復監簿

頃於諸先令兄多雅故獨以未及叅識為恨三
四年來每得謙之兄書未嘗不言篤志好學推
己及物之盛美深切歎服然亦不敢遽以姓名
自通於穎人近者又復拜觀應詔之章懇切簡
直皆人所難言數十年所未見其為向慕又不
但前日所聞於謙之兄者而已繼承台翰之賜
捧讀不勝惶悚自顧衰暮何足以當勞問之厚

翰少不自量喜從師游竊有志於聖賢之學中年孳累猥衆偶得一官仰祿為活一行試吏講習遂廢重以先師棄諸生朋友解散蓋不待七十子之沒而大義已乖矣日夕惕懼如負芒刺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想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為之擊節喜吾道之有傳也朝廷之事既有如諸賢之所論奏而外之所恃以為人物者亦多不可曉解矣所以降災者方數千里之旱今之所以救災者又皆具文中原蕩析既不可支而邊陲守禦亦殊

未有可恃之策腹心之疾未愈則耳目百體無往而非病良醫之藥既卻而不用則事無可為者矣翰衰晚不才分甘投棄昨上香火之請本無他意只是年老不堪從官未蒙俞允姑且安之適趙興國持倉節於翰為姻黨至親不容不引嫌而去自是可以退安田野以卒舊業以終餘年矣

復陳師復寺丞

寺丞天資高明閒居益加涵養吾道之幸也翰不能安貧冒昧一出信道不篤徒深悔懼抵此

五日即聞浮光之警人情未相諳悉無以為策
今虜騎已退上下相安稍可措置最苦是郡無
城壁便即興工創築度費五六十萬券郡中亦
有一二十萬皆是前政椿積已申朝廷之錢亦
不暇問只得支用郡民使之施行竹木工役夫
米者紛然此亦不容但已也亦請於朝乞四十
萬券未必應副亦無可奈何只得旋措置也秋
冬間了得此一役便可丐歸矣虜騎之來亦不
過數千人此以數千人與之戰初亦小勝已而
大合殺傷相當有貪功輕進者遂為所敗吾之

所失遂多度亦不敢以實聞也諸賢施行大抵
未有起人意者到此一月以六書達制帥與議
邊事皆未得報豈以其切直而惡之耶抑以倉
皇忙迫而未暇也今只得自做家計修城壁造
器械排保伍日夜與諸邑講裕民之政漕臺欲
運合肥米至安豐相去二百里耳卻來起安慶
四萬夫安慶至合肥已是四百里捨近取遠人
情皇皇只得力拒之幸而得免便覺百姓有歡
舞之狀矣他事皆可濶略有敢害民者必痛治
之如此亦稍可支吾但大勢可慮耳恐非一木所

能走也李貫之尚留九江亦屢得書此等人物
皆引公為之奈何
又不拜狀正切尊仰祝兄來承台翰之賜謙之
兄繼至又得熟聞為况之詳至以感尉賑濟區
處有方人賴全活甚善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厲
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幹衰老念
歸未能今邊事復動亦不敢請歸矣虜犯浮光
其勢甚亟城雖未可破而四出抄掠生齒塗炭
甚可念也此間土城雖已圓備但未包砌馬面
尚少未為可守但既有城壁亦只得效死守之

此間世俗皆以為丙午辛巳丙寅虜之犯淮皆
不到此故士夫之愚者亦全不以為意軍器全
不整齊士卒千人多是老弱皆須旋行措置去
歲一版築故此等事皆有所不暇及今亦一面
料理輒有少稟此間軍器最是弓箭更無一隻
可恠之甚偶有詹簿說使即弓箭甚多且箭材
乃地產所出妄意欲就借箭萬隻少亦須借五
千見箭卻借五千箭材角弓得四五張卻煩一
面製造以補還仍示及價直便當納還倘蒙軫
念一郡均受鄰邦之賜若非事勢忽迫亦不敢

相撓也已令此人費錢就彼雇人擔擊以來至望至望承聞開府未幾豈弟仁恤之譽已洋溢於田里當旱暵之餘得賢者賑卹之康廬之民何其幸耶但不知朝廷上司肯以米相助否莫若且遣二三精敏官屬散行諸縣勸諭諸戶籍其有餘之粟以備賑糶須是異日實可以及百姓若但為虛教則無益也同官門難得人寄居亦恐多私不若取之故舊中為佳若李敬子肯相助則決不至有他也米價亦要平而有常每見所在

豐年米價十錢至凶年出糶官米卻只糶五錢如此皆非是官物有限只得照例方是或云凶年錢難得是固然也卻不思天灾流行百姓亦須大家喫受常年喫一升米今且喫半升此豈得已哉又賑濟不如平糶官司錢物既有限細民當此飢歲亦當倍竭其力以度凶厄豈可誘之使偷惰是非所以愛之也又濟糶不可分口教徒見瑣碎只是每家每日三升若一口者亦糶三升彼自能多寡相通融大抵舉大事者最怕叢挫也賑糶之法當論旬不論月且如每日

糶三升每旬糶三斗或以一日而糶三斗或兩
三次糶三斗從其便可也如此則人免伺候之
勞切不可慕納流移之名其後難維人情偷惰
若開此門必至失業乃所以害之也南豐述趙
清獻之事以為仍告以去其家者勿給此正所
以絕其流移之路若欲往他處就食者則薄給
其路費可也亦不可多則太濩來亦難維也
愚見如此未知是否不敢不以告也榦此間地
壁已就近又砌畢五門亦屹然可觀兵籍最少
通老弱不過千人見於城內泐城空地架屋千

間為壯士營募民之壯健願居者給與之不收
其榦金且先為辦床榻之屬以誘之官為之約
無他役但使之家守丈五之城治其蕪穢使不
為城之害有警則皆守城之兵也仍造弩千張
而家給之使之無事則閱習亦一助也近郊二
十里保伍亦隸之郡擇其強壯者籍之有急亦
可驅以守城如此二三千兵亦不難辦也燒磚
一事擇浮屠之捐榦者二十人主之應管內有
僧寺闕住持者便給住持以償其勞如此則三
四百萬磚亦不難辦來歲夏末此事可畢矣故

山之興甚濃非敢為偽年事至此戲衫亦不宜
久着也忽有制幕之命此事久矣諸公甚忌其
來李公頗費唇舌省劄下只得力辭不可則來
歲城壁既就必趣使供職卻旋求去走康廬以
求誨有日矣虜之弱甚矣不待間諜而可知也
諸賢度德度力不敢便為進取之計此其為宗
社謀至矣然將為宗社無疆之計臣子要當致
無疆之思今進取者既失之孟浪持重者又失
之偷安不知事終安歸耶日引月長吾國日困
以彼之憤激敵吾之偷惰未知鹿死誰手也况

新冠方強群盜蠶起吾所當慮非但一端也今
邊郵事息正造物者遺吾以閒暇之日使之明
其政刑登崇俊良以共起事功

政恐反因以驕縱而日益顛倒耳每一念之令
人流涕要之但當歸死故山不至徒在世間為
人所嫉惡也安得一見抒胸中之憤悶耶以廬
阜之偉萃與彭蠡之洶湧臨之以一代之偉人
人物山川相與酬酢一郡生齒游泳於春風和
氣中計其歡謔已洋洋於田野間矣甚盛甚盛
榦抵此以逾半年自覺初謀已拙到此別無出

場只得為築城鑿池與民為效死勿去之策方
其度工之初人無不驚且駭者幸而天相人扶
未及半年事已就緒且今一意包砌歲前五門
并三斗門亦可汜事便有啟闔雖大敵之至未
可保而小小姦雄亦望風退聽矣身守一郡只
得汲汲為一郡計外此皆非所敢知國家如天
之福虜至輒敗斃而去是以至今隆冬不敢深
入此兩日方聞淮北海水大率皆是相恐嚇之
意兵來不除道也天遺我以閒暇之日而諸公
視之悠悠恬不加意要其胸中無識見無古今

既不曉利害之實而又日夜拱手以聽命於人
天固助之我固拒之謂之何哉南康朋友甚盛
想聞賢守之至必有盍簪之樂榦亦以老且病
告廟當堂乞骸骨若遂雅志當得承教於白鹿
卧龍之間矣

幹自前月來愈覺多事初令其往黃州提督關
隘次又令往光州撫諭將士及至將行又令且
赴制司稟議凡此皆非所長只是緩急無人承
當且胡亂拖出不知平日拔擢貴顯者又要作
何用耶自去年四月以後騎既退全不做分

毫事業及至自到目前方且旋荒固弱甚然
驅中原之百姓盡括其家資帥以渡淮使之抄
掠以取償於我浮光信陽數百里之地殺人如
麻室廬毀焚至今未退棗陽被圍已四十日尚
未解其勢危甚盱眙既自去敗衄又招侮今又
聞安豐亦已據霍兵矣為之奈何全看天意如
何若人謀無一足恃者安慶城壁未包砌軍籍
亦寡弱器械未備將何以守若歷陽則尤當風
寒之衝已力乞免矣制司稟議之命甚久不
二葉

大厦萬間支以一木不謂之愚可乎此計已決
但未得朝廷慨然相捨則上無以答朝廷之善
意下無以慰舒民之望二者縈繫於心耳尚冀
高明有以贊其決甚幸五事亦多是文具此却
皆是寔事今亦畧改數處未知是否更幸詳之
聞欲招林揚二君亦更相度事力果欲遣人卻
望令來此取書也
翰讀書愛日之意甚切而精力不逮每切為慮
新歲已登七十矣來日苦無多也朋友紛以不
為無人氣力足以任重者誠不易得故所望於

左右者忽不自知其拳也靜處下工誠為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李貫之全是就講學上用工晚年大節光明如此讀書豈可忽哉留丞相晚年歸來日課朱先生詩傳朱先生每對人輒歎服之蓋捨此寔是無進益處也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幹昨日得相識錄示小報知已被予祠之命乃十二月十七日旨揮今日

邸吏發報狀尤分明此雖父兄為子弟謀無以易此遂使衰晚得免無廉恥之罪君父之恩大矣若得省劄早下不復以家事閤念則自今以往無非安坐讀書之日矣別紙寵貺仰仍愛予之厚恐其匱乏無以全其守也若祠祿不下亦只得判作飢死年來却見得此事稍分明死常事耳朋友之饋不敢辭私居辦此令人不能安也

與真景元直院

翰伏自壽春僭拜隸人之敬歲月倏忽奔走靡

寧遂踈嗣貢拳。山斗之仰實切。此心中間竊
聞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
之踊躍。朽鑿難合。勇退急流。此風不聞於世久
矣。自顧庸懦。亦切增氣。持皇華之節。居盤鋸之
都是。猶欲某官推其所言。而見之行事也。相望
數千里。跼伏陋邦。不獲日擊。施行之一二。以為
快。但聞種不入土。蝗且蔽天。伏想高賢憂世之
深。情烈士濟時之大畧。安得拱待函丈。款聽誨
言。此言
翰老矣。本不敢有寸進之念。偶得一官。庶脫九

死自先世。不事生產。而諸孫俱墮飢寒。心切念
之。黽勉從仕。姑竭駑力。本無寸長。敢期公朝過
聽。遂叨為郡之命。此誠生平夢想所不到。冒昧
此來。已踰半考。自度遲暮。不堪扶曳。亟上香火
之請。不蒙開允。而早亢如此。郡計蕭然。地居安
復。武昌之間。為制使之說。則曰安復極邊。西郡
之粟。不可以出。漢陽為漕使之說。則曰安復漢陽
之粟。當泄以濟鄂渚。制使以聞外之寄。而令諸
司計臺。挾朝廷之命。以持制。聞彼此交闕。甚若
仇讐。甚至制司遣官運以守漢陽之境。計臺復

遷怒以治安復之官吏是何氣象乃若是也陰陽不和則為旱人事如此何以召天地之和朝廷方為安邊之計而一室之內自相攻擊又何以安人心而固吾圉耶世之所謂賢者乃如此是殆不知其所以然也顧榦庸凡日夜起故山之念亦不敢與聞茲事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百憂滿懷安得一待誨言而紓胸中之憤悶耶

與孫行之正字

榦衰晚負丞窈粟自知亡補忽叨予郡之命皆朋友過相推許是以此不敢以為喜重以為憂也自金陵五十日方抵此民甚醇訟甚簡財賦亦從容安平無事不妨為守之樂但襟江帶湖吳蜀往來之衝武昌唇齒之國也若欲屹然真可當于藩之任則非所敢當郡無城郭有兵二百人倏來忽去月給甚薄緩急亦安所恃耶小郡若非所急無漢陽則無武昌矣抵此二十日且以治財賦增兵廩大開赴愬之門以平民之曲直其他所當經理者俟見顛末續當有請也既不能不任則不可不任其事耳但天性

拙直與世寡合易以取禍又不知果能安於此
否安與不安亦一切聽之也在已既無以瘡人
視人之所為又多不滿吾意不知此世將誰與
扶持耶自今觀之只是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
世滔々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
牢不可解吾輩且戲吁太息於其間亦愚矣哉
膚仲遂得歸可喜但聞其病手戰亦可念也真
文如何聞且歸建寧果否敬子聞以疾辭皆使
人有愧也此間傳聞晦伯侍郎抗疏論遣使事
恨不得見能錄本見示否

復趙蹈中寺丞

翰昨者僭拜記室之問率畧之甚黎斌來忽辱
台翰之賜前所賜教猶未及拜領也寺丞持節
內即而拳々於邊陲之諸將豪傑之士莫不慕
義願為效死推其所以治洞寇者以制殘々中
興之功可日異也天下大勢亦可見矣嘗以兩
淮言之殘々衝突三方分攻不攻都梁而攻招
信不攻安豐而攻霍丘不攻浮光而攻光山非
不攻也力不逮也圍棗陽百有餘日而卒以自
解則勢之弱可見矣虜能以弱為強吾乃以強

為弱豈將士之罪哉所以用將士者非其道也
邊事方殷而廟堂在告制府所請百不一報制
府疑懼力上祠請邊郡所請百不一行此亦何
時而可以若是耶信義不孚賞罰不明無非自
伐之道而尚可以伐人乎哉志士忠臣深憂切
歎寺丞義兼家國想不能不為之寒心也以幹
料之虜必不能自立割麥在即而邊郡寂然此
必有變生于內者矣群盜四起亦不能自立
吾亦豈暫寧哉是為可痛哭流涕也幹衰病無
似之迹本以不能固窮投老試郡但思築城鑿

池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之計制帥令以列郡帶
行制叅之職虜攻五關復令以郡守出竟守關
又令以越關督戰皆不敢辭騎已退忽令易
守歷陽則老病不堪復易一郡又令赴制司供
職則事亦有難從者今乃得復守安慶之旨辭
小受大驅去復還於義不安已上香火之請更
一兩日往江池間候報以必得為期也相望遠
邈無由一見以紓胸中之憤懣

與李子復書

幹不能安貧冒昧一出屬以邊頭擾才力綿

薄大惧無以撫安此民諸賢措置各持其說當
危急之秋為偷安之計敵人有所制未能以逞
然蓄憾愈深向者之防秋今及轉移而為防春
矣每思契兄神識過人閱世已久未見其比顧
乃袖手燕閒如蒼生何幹抵此以郡無城壁一
意興築不待報下即便興工五閱月而城成今
五門亦已包砌屹然遂為淮右之冠居民方有
固志小小姦雄望風畏遁若殘賊衝突彼恐合
肥安豐之議其後亦不敢久頓兵於城下恐亦
可以苟安矣制司忽有幕府之辟此已力辭萬

一不克則李公生平相愛至厚亦不容不從其
請今日之事策將安出靜觀事變當必有非常
之論幸有以教之或能不遠千里偕鄒兄垂訪
尤不勝至幸望賜報當遣人奉迎也

與趙省倉

人來承惠書雖未及詹拜固已深服足下資稟
之粹趨向之高而非流俗之所敢望也顧僕衰
老困於吏役離群索居有負初心何以謝來教
之辱耶世方急於利祿而獨安於奉親世方趨
於卑陋而猷志於聞道尚賢而取友孰有過於

足下者此僕之所以不敢默，而無言也。竊觀
來教以孔門欲為有用之學，而又欲其大有所
成就，歎其老之將至，而欲為有用之歸。然理義
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
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聖賢
之學，固求為可用，而求之常在己，欲施於有用
而得之，係乎天，求之在己，則內外一致，而所造
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故其
教人，雖欲其有用，而未嘗切於用也。曰明明
德而新民在其中矣。至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而亦曷嘗適莫於其間哉？志於學而先以用為
心，則固已馳驚於其外矣。至其用也，則事求可
功，求成安於義命者，固若是耶？立心一差，則將
無所不至矣。聖賢立教，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必先格物致知而力行
之，所謂用者，亦即此而推之耳。曷嘗先以有用
為念哉？孔門之徒，惟曾顏未嘗見於用也。而三
子之徒，卒莫能及。由此觀之，則為學之要可知
矣。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為學而先以有用為念，則是未知所性之

貴而有外慕之心焉故敢以切已務實為足下
獻幹老矣方力上乞祠之請而求為無用之人
宜其於足下之言有所不合也交淺言深為足
下亮之

答陳泰之書 倫

幹伏承不鄙特枉臨顧先之朋友以達其意副
之長箋以述其情志甚篤貌甚恭辭甚遜以幹
之愚不肯上之不能取高官耀閭里中之不能
作文章誇聲名下之不能蓄貨財養妻子此世
之所謂無用而不齒焉者顧何足以辱足下之

好哉豈非以其嘗從先生長者遊而獲聞君子
之大道歟足下之意則甚厚而幹安敢不竭其
誠敢以所聞為足下言之夫學之有志猶三軍
之有帥也約束既明申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
無退磨礪乎理義之刃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
登乎道德之郭而策勳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
能若能乎吳懦怯懼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
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馬
逸而不可收心地蹙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
罪也然則為學之方捨此宜無急焉者矣足下

居長溪之西偏，畏狼而趨，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望洋，向若以觀世之大勇者，烏母徒下，睨污瀆之中，而覩吞舟之獲也。足下其亦亮之。敬字看得親切，但常懼。法為主，乎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以持乎主，一無適似，太分裂，試更思之。此學問之本原，而終身之所當服行者也。先師永逝，吾道益孤，所賴者朋友相與維持，然如許重擔，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沉浮世間，與庸人奚異？百年之身，世間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遂無此

身矣，可不懼。

承諭且盡，念慮不如平坦，靜坐此亦只是常覺。不如常加提撕，則久當純一矣。不見道體，却亦不須如此着意行。吾敬故謂之義，亦只是做行。吾敬工夫而已。又看一心要見箇義，卻恐有病。學問大方只是致知力行，持之以敬，只怕人不用力而已。別無好法也。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說，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

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為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着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於支離外馳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二

書

與李貫之兵部書 道傳

連辱書誨三復感慰早勢可畏臣子同憂契兄正當其任想見不勝憂念也昨承諭及數條誠為切要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徒為文且莫若且於部內擇精敏公勤官屬教人分類管轄守令之不才者去之無過而庸懦者易之庶幾得一人則一道一郡可以無憂耳他皆未見長策也此間種不入土米價翔貴但自初

早便逐急糶米已糶二萬石舊積亦二萬石常
平五千石目今逐日出糶比之江南亦十六文
一升城之外帖然不見其為旱也漢川一邑素
有蓄積知縣又晚事亦可無慮漢陽縣鄉下種
種頗多目前尚有可支吾至冬春間即發粟以
賑之亦可過此一厄諸司亦無掣肘但此間與
鄂渚對岸例是齟齬亦只是頑以待之吾人去
就輕則百事皆不足為累也六月初遣人乞祠
只是自覺年事至此於義當退預為此舉庶幾
異日再請則其志可遂也憂世而救世之術疎

憂道而學道之功廢若乞得數年之間自放山
林以遂初志莫大之幸語錄事承見諭曲折初
亦深恐削之太甚耳若只如此亦無害又得味
道兄整過可以無憾矣大抵鄙意以為此等文
字寧過於詳則刊之為易若先求其精則一削
之後不可復求此為可慮耳序文全不成言語
留此人旬日亦欲依命修改附去竟做言語不
成一是一是熟二是多事終日昏憤旦夕專人拜納
其他亦併俟後便也如目錄以所記年月為序
如今去偽者番易人初識之年方十七八乃已

亥在南康相會自後絕不知蹤跡不知此錄從何得之遽列之第二未知安否更熟思之記錄之人真是學者如子晦丈漢卿丈之類絕少再相記錄所聞及大段背馳者甚多但以年月為次第似亦未安或分為兩樣第以歲月亦似未穩可更商量榦後便更思之當拜稟也來諭趙制帥過糴事想衆人皆不以為然吳勝之力與之爭契兄亦是正當賑濟之任故皆見其非此處利害之中者也榦初亦見其如此處置甚服其得策以告勝之勝之甚不樂後綦總

得書亦與鄙見合以此一事觀之然後知世事之不可為也彼為制帥所慮者邊防耳盡空塞下之粟使邊民告飢盜賊間作寇窺伺其利害不既重矣乎勝之初以通融之說懇之趙力拒之勝之復以聞於朝廷朝廷從其說趙又力拒之二公正此為敵未知其孰勝甚可笑也要之趙之說為是趙之說若私而公彼所務者大所不及者漢陽鄂渚兩郡矣吳之說若公而實私非為十五州也且吳之請於朝乃曰乞只通融十五郡但不得過湖北界如此則兩淮江東

西皆化外之國乎以此言語寫在紙上獨能安於心乎勝之號剛直人稱其賢到此亦甚歉然屢以書來問救荒之策亦只得以已見告之曹器遠在幕中尤大言無當其他皆不濟事以此殊覺費力漢陽小國寡民本易處置初以情告之以為兩州相望莫若先定米價使之一樣使比之常年幾增一倍亦無可奈何米價既定則客旅之販米者不之東州則之西州吳不以為然一聽客人之高價其意以為可以致其來耳彼商賈何厭之有米價頓長幾不可通漢陽只

得固守前說而嚴泄米之禁以是人物熙々彼乃以為漢陽有米多方作威作勢欲奪而有之但付之嬉笑不與之競亦不為之屈貌雖相與而心實不平也然亦決不至有他也趙公方嚴近見其一二事亦有不可及處所差人至州縣無一毫之擾勝之甚鄙之然恐未易輕也世事如此天象如此人物又如此以是尤使人不可一朝居也讀畢焚之

國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今事勢至此尚復逞其私意

而不自懲創為之奈何李金陵依違蓄縮動失
事機安豐合肥踴躍奮厲未知遠畧間欲為大
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汭淮之忠義此曹誠
可用不過能為盜賊之行焚燒縣鎮劫掠財物
正恐因此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
國以來驅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深讐政恐
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也浮光之事想亦知其詳
大抵殺傷亦相當吾之敗軍殺將為辱不少今
吾皆未見有可恃者深足為慮也榦失此計來
無可言者非可巧閑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壁

見興築邦人皆樂從秋冬可辦亦但足禦小寇
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
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
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舟馭想且留九
江敬子諸公必來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間聽
教誨也此間亦有十數士友相從大抵皆故人
之子弟有揚志仁識趣端正方伯謨之子吉父
剛毅不苟可為領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也敬
子頗有遠遊之興此至九江殊不遠能與之乘
興一來否榦老矣自此恐不復有相見之日且

是相去遠未必可以通問百懷非紙筆所能述
旦夕又當顯介承候也

復李貫之兵部

豈弟慈祥之政撫摩凋弊之郡使幽隱無聊之
民各得其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閉口不敢吐氣
吾道之大幸也排去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
於今之人昨在湖北見為監司自號剛直者坐
視列郡之無狀噤不敢發一語然後知吾人若
非見理明利害輕者終是低回顧望不快人意
求百姓之受惠難矣大抵小人為非固可惡吾

人以善類自名而胸中全是利害者尤可惡所
以使吾道為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為之也得尊
兄在東南不惟前賢道學之緒得所託而政事
氣節遂為一世儀表亦國家宗社之福也緜投
老山林竊自增氣不知手舞而足蹈也緜歸建
安寓居整，四月矣向來數椽二十年前所置
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孳累數倍於前不足以
容居旋於舊居之後架小堂方不過二三丈以
為送老之計坐是亦頗擾，更旬日亦可休息
一意杜門觀書矣朋友教人皆欲秋試後相訪

亦可相與切磋義理非講習扣擊終是不分明也近於鄉間取得所修祭禮來幸無去失併喪禮皆可入禮書類中然亦尚欠修整當官固以無暇觀書為恨閒居又以無筆吏抄寫為撓因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為之感慨益思是書之不可不蚤定也然亦須朋友二三人來方可叅訂味道子洪皆有志於此者獨恨道遠難相屈致榦亦無力遠出不能携書以就朋友觀先師晚年於此極倦殊使人為之不安也若得契兄持節入閩有以資

朋友之來則不但是書之可續耳決去就雖甚力朝廷顧惜事體亦豈遽從所請若如來教所云且留九江榦亦當齎糧為教月承教之款也向來從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教人而已年來得尊兄并太府陳寺丞相與接續尤覺此道之不孤若且得留東南教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難言尤非閑退之人所宜只

得此道大明人物輩出清議所在彼自無所容
其喙亦且有所畏縮顧忌或革面以從善也吾
人所能致力者止此而已最是廉恥道喪風俗
波蕩畧無羞惡之心但知貪利嗜進吾輩中非
卓然有特見者未有不為之移惑以喪其所守
也來教所謂激成黨錮之禍者決不至此誠
至論也東漢黨人便是孔子所謂狂者使有聖
人為之依歸皆是游夏向上人物今豈敢望此
哉四十萬人齊解甲矣安得相與為黨而激成
其禍哉竊嘗記得在先師侍側偶因孔孟出處

去就不同處以為問蓋亦疑先師當有不屑就
之意先師答云某只見得志士不忘在溝壑一
句分明當時亦未甚曉解近日思之委是至當
之論若不如是真是真丈夫也陳太丘送張讓
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
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
可為欵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
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
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
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

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榦闕居甚適嗽疾亦為小害諸子亦次第皆能換飯喫不相累矣若有祠祿亦稍可支吾若無祠祿諸子亦可做書會以養衰老也池陽相去遠若移節在閩或江西亦即走承教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說今以所說鬼神大意錄去是否幸見教

春間過康廬胡伯量出示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見味道兄所答詞甚精甚巧尊兄從而是之伯量又為之敷衍其說然愚見終不敢以為然也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項雖是聚已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為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為說以為只是祭已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為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而祭則

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真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

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鑑然矣謂聲為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為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為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此等事直須大着心胸平看聖賢議論庶乎其可通矣鄙見如此更望見教

按行屬郡具得吏治民情之大要酌其利害而
罷行之此使者大務也今從仕亦只得如此若
欲百姓真得蘇醒非大有所更張不可也亦竊
歎保正戶長之為民害保正合管煙火盜賊此
大綱法度如此若真有剝劫及走失凶身豈可
責之保正當巡尉任其責而寬保正則保正不
難為矣戶長自可不差人戶租賦自合輸官官
立期限有不輸者追而治之則人自輸矣又何
必戶長哉此皆徒為紛擾以困中產之家也此
事難言今之為政只是循習無所作為則為良

吏小有更張則人以為駭更不思義理當如何
耳大旱如此真有可慮目今米價已騰踊直至
來歲秋成方有可望歲月長遠誠可憂懼未有
竒策聖主憂勤見之施行者每伏讀之令人感
涕求言之詔固臣子所當竭盡淺言之則無益
深言之則復蹈何生之轍是以乃所以箱天下
之口也李舍人之去尤可驚駭自古規模如此
者多矣覆轍可鑒何苦而復襲其跡耶契兄當
一路之寄常平揀荒之職誠是難事只得每郡
擇一二賢吏而委任之申請朝廷多求金錢散

遣僚屬於豐熟州郡廣行收糴以為備他未有
奇策也郭生之除此亦常事其人善結託諸公
嘗以邊郡薦之渠亦此以自詭淮西李帥嘗按
之既不可令去遂令其來湖北想到此便以郡
除又豈為榦一人而使朝廷皆不除用人亦耶
正不須以此引嫌也但榦之來此便已立定規
模只住半年便為去計此月半已得半年矣更
數日後便遣人引疾丐祠蓋實是衰老自覺前
路無多日月只得乞骸骨歸故山初不以彼而
去就也但前此常建築城之議蔡吳二公皆贊

其謀且捐金以助其役遣人到中都已兩月未
得報亦欲未報下之前先為丐祠之請萬一築
城之議已下又須展兩月卻陳乞也更俟教日
看如何彼不足道也語錄切不可刪只得全寫
便有重複亦無奈何若吝所費則不若勿為若
病重複則不如勿刊也南康有三朋友在此又
搜尋得數家更俟商量專人拜納并序語納去
也

荅林季亨書

榦承書忽聞公度六三哥有母夫人之喪傷悼

無已適以通行未及趨慰徒深負愧不用浮屠
自世俗視之則為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
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
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為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
親孝莫大焉便自然胸中無疑喪服不能盡如
古餘親齊只得用麻布頭巾及麻布涼衫足矣
助喪之人無服則只用白絹涼衫若有服則各
如其服之輕重此更自斟酌但六二哥六三哥
體怯弱遭此大禍實難堪處季亨諸兄更朝夕
與之相伴勉令毋至過毀乃幸六二哥六三哥

兩日來所處如何稍能支吾否心甚念之恨行
速不同一往慰之也告為致意向民遺訓附往
生平所聞於師友可以終身行之者只是獨立
不懼四字願與朋友共之也

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
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
低則如曰樣則且如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
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虫之類為飾此
是文如下不敢僭上諸侯當用九章則安用
十二章則不安此是天理自然處又如人裹

頭巾着衣服之類此是文處若不裹不着則
不得此是天理處如冠如昏此是人事若冠
禮裏面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
元子冠禮則當如何婚禮則當如何嫡子則
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處則如曰恰好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是偏言心之德
是專言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
包四者是也

荅林子至書

惠書具知近况之詳役事為之悵然年來州縣

例是不恤百姓無措身之地並緣軍期之名以
為封殖計所在皆然榦晚景冒昧一出誠不忍
百姓之被害不避仇怨而與之爭自度決不能
脫身遠避便雖獲譴亦所甘心故聞此等科擾
事雖在畎畝猶不能不戚然也還家四十餘日
但求安靜以度餘生然城郭人事亦不能免只
得隨分應酬耳旦夕須到箕山恐可求見也
承誨字喜聆役事已休深可贊慶當官者無復
安富恤民之意令人太息榦老矣歸來亦欲溫
舊書以度餘年精力疲甚未能如所志江左自

有管夷吾政可自逸也推之者固多阻之者亦力太虛浮雲俱不足為輕重也令似字序納去殊愧草

榦投老歸來引疾丐閑圖晚歲與知舊往來山谷間以終餘年朝家不貫起以大郡進退政自難處已遣人力告廟堂以必得閑為期二月半間此事可決也春事向暖須至箕山為旬日之留恐可奉屈求款晤言也

荅鄭子立書

榦至愚無所容於世年既踰冠始獲從先生長

者遊又不能刻意勵行因循怠惰卒無所成足下以鄉閭之秀年少氣銳乃以可畏之資下問於不足畏之人不惟自愧其冒過情之譽而亦竊歎足下擇交之不審也然嘗聞之師友以為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為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來乖戾拂迷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為此而吾徒生

而蒙父兄之訓長而聞師友之論其所當汲
用力者捨此宜無大者焉致知之要存養之方
語孟六籍與夫周程張子發之於先數十年間
二三大儒又從而推明其說足下固熟聞之矣
講其所可疑而行其所可知如馳堅車以志於
趙燕之郊苟不至不止也惟足下勉焉僕固將
有賴焉耳若夫竊無實之名以妄自尊大僕方
以是自恐足下又從而重困之則非僕之所敢
承也

荅鄭子羽書

翰嘗竊自念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
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
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
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幹也資性褊狹少不自量出而從先生長者遊
雖足以粗聞聖賢之緒論及其退而處於鄉閭
則猶抑鬱而無與語在已無所資於人而在人
無所益於已凜然懼初志之不就者有年於此
矣一二年間天啟其衷多聞直諒之益不待取
之四方而坐得於閭里之秀善而或予告也過

而或予箴也義理之辯蚤思之不待莫而質焉
可也莫思之不待越宿而質焉可也豈比夫側
居僻處而動離索之嘆者哉足下吾鄉之秀不
遠數百里求同志而與之處又不以僕為陋而
辱顧焉年少而才俊志篤而業修此固僕之所
感歎於人物之盛而資以為輔仁之益者也天
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肆懦志之不作而歲月
之不可留也僕誠深懼焉惟足下勉之以輔吾
之志則幸矣過情無實之稱非所取也足下亮
之榦多事如昨朋友相處亦如故但亦無甚講

論雖其志意之不立亦淺陋無以發之也得如
子羽孜孜不怠者朝夕相與處焉則所益多矣
承諭為學曲折甚善且如此用功令趨向堅定
久之自然得力或謂不可太拘滯須是放闊者
皆誤人之論也僕嘗折肱焉不敢不以告也大
抵為學是終身事須是大着心胸不可迫切然
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
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况不佳
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旦晝所為主一無
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敬字只是此心肅

然不敢輕動之謂何由反以動其心乎

與吳伯豐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嘆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皙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却是樂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皙意旨恐不相似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

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此書今見晦菴以呈晦菴先生先生所以答曰直卿之說卻是我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註誠有病今復改教語試更詳之

答王幼觀

翰碌々如昨初以為貧勉強從仕諸公誤以為
可用遂推挽至此然非其本心也生平所聞於
師友者皆無與講習有負初心朝夕悚懼更兩
三月即為丐歸之謀若得退處山樊以卒所業
莫大之幸也契兄生平刻苦老來尚未免聚徒
亦庶不易以道自安一本云而貧亦士之常也
叔仲生平力學識敏而氣銳一別七八年遂為
古人殊可傷悼想閭里間失此人亦復蕭索
與之情最厚行狀之責故不敢辭但有少曲折
已與其令嗣言之矣契兄更為之議翰老來但

覺每事就實意味深長虛文浮辭無益於事近
日大治萬正純之子亦以此相囑亦以是告之
矣先師行狀乃是初本殊未成次第不知何人
便輒傳出此事自非不肖所當為但以敬之見
囑又其間有不敢不記者更俟一二年學業稍
進方敢下筆也承示近作皆至當之論啟發多
矣目昏作字不謹更幸亮之

荅董叔重子之書

先丈縣尉棄世又將小祥念之悲愴想追慕未
易為懷承諭行狀敢不敬承翰於先丈同師同

庚相與最親且厚亦誠不敢自外但所錄太泛如督運之類皆是舉措之差當隱而不當書又每見人家紀述其先世之事實連篇累牘徒以為美觀而無益於傳遠古人謚法節以一惠惟其簡要而後人信之孔門顏曾亦何嘗有許多說話而後人信其為賢者哉先丈從師力學人所共知契兄人子之心自不能已第以此屬於人則似太煩而無益莫若便託有德有言之士撰一墓銘擇一二事之最著者書之便足以名世不必如此其繁冗也若以治命之故不欲屬他人亦當勉為下筆以塞責不必專人但以書託池陽李倉逸來可也或徑託李倉為之亦可李倉雖不曾識先丈亦嘗通書矣更與幼觀王丈議之翰衰晚日思歸休之計諸况皆不足言更與抑節以畢大事